

春

秋

歸

義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四

獲嘉賀仲軾著

姪賀行素較

河北張縉彥

蘇門冀應熊訂

覃懷范印心

評

東海范 驥節

閔公

名啓方莊公之子在位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

傳曰不書卽位亂故也吾謂嗣君繼立必行卽位之禮所以承先君之統重宗廟之托非一人之私也雖遭變故此禮不可廢所以定人心也始元不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即位雖曰不忍然宗廟之事有重焉者通其變以
安國家則亦不忍于先君也

齊人救邢

左傳狄人伐邢齊人救邢

管敬仲之言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安安鳩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此以天下爲志者也胡傳以爲將卑師少廬陵李氏以爲未力于患非是經于桓會明及大征伐外大率皆書人非盡謂其不善也諸侯劓伯號令之廣

自出前此未有也臣不干君伯王擅命謂天子何故于桓之事特稱人以示抑損之義所以明伯臣之節以尊天子也蓋春秋于桓之事實有取焉凡苛求無已以稱人爲不善之者古今所以鮮完節之臣而任事之臣短氣以此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十一月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

桓

盟于落姑

齊地

國亂君幼先君始葬卽要結大國以爲自安之計于此見閔亦足與有爲者而惜乎防忠之不深也

閔有伯國之援而無救于死故外交者無益于內竊是以君子貴于自立而恃人者不與焉

季子來歸

是為季氏

季子之歸君親行于竟與尋常大夫之歸國者不同故書曰季子來歸曰季子嘉之也君與國人之所重也曰來歸喜之也君與國人之所欲也經如此書之者所以賢季子也賢季子者所以重責季子也重責季子者主少國疑重以閔公托季子也季子對莊公曰臣以死奉般于是醜其兄叔牙氏可謂決矣及子般之死也無能為役而竄身于陳

不但食言而愧莊公卽叔牙亦不服閔公之立又
未有勲焉然其復也書曰季子來歸若是之重之
何也蓋骨肉之禍聖人所傷魯不幸遭兄弟之變
弑者弑奔者奔閔以穉年嗣位左右無親是時可
與共休戚者獨季子一人耳有季子而閔有所依
矣故于來而深幸之曰季子曰來歸見其以桓公
之子叔父之親輔翼冲齡所以志君臣悲喜之情
而期宗子維城之助也然經之望季子深矣忘父
親譬季子與莊公同之夫獨非人子乎然則宜何

如日力不能得之于莊之君臣如叔胖者其庶幾

乎

冬齊仲孫來

左傳齊仲孫
來省難

齊桓既與閔公盟魯國之難幼主之危桓知之矣
故憫于心而使仲孫來省難同盟之情于是爲至
是桓美之大者故書字以嘉之非聘故言來不言
使者內之也胡傳以爲畧之其又以書字爲貶乎
仲孫之言曰魯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
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有

國家者以禮自立觀人者以禮爲衡未有或失也
故齊桓修禮于諸侯晉趙簡子曰吾于是而知禮
之大也自古興邦之君臣未有不謹于禮者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穀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吉禮故言吉禘禘也口不言吉而此言吉者對
喪言之也穀梁曰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是
也胡傳并譏及用禘則盛矣此直謂莊之服制未
終未可禘焉爾未畢二年之喪而舉重祭用盛樂

故曰吉禘屆太祖羣祀之主而就孫食故曰于莊
公一事而兩失之矣公羊曰誠始不三年也亦未
然莊居母喪未踰年而舉婚禮其爲吉也大矣不
能三年何獨于閔魯之郊禘非禮也夫子有是言
矣他日夫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俎于大夫則吾
猶可以止膳肉不至不脫冕而行是夫子方身與
郊祭而敢以爲非乎蓋魯郊禘非禮然賜出天子
是爲異數數百年相承以爲罷雉獨無尊天敬祖
之心悍然議廢孰敢尸之亦孰能聽之且禘不始

于閔如夫子以禮爲譏當在隱之初年不當在此
時故知此直是譏吉禘非論禘之是非也郊亦然
秋八月辛丑公薨

季子魯社稷之臣也君親盟于齊以請之次于郕
以待之其托國于季子也大矣而季子竟不能防
微慮變以免公于死其負閔也不亦多乎

閔何以不葬諸冢之說曰不討賊不書葬也穀梁
曰不以討母葬子也夫昭公逐死于外強臣無禮
于君未有如斯之甚者然昭未嘗不書葬故不討

賊不書葬吾斷謂春秋無此例也但閔不書葬畧與隱同殆不可曉若以爲先君遇弑臣子所不忍故闕其葬以志亂則又不可通之于桓反覆思之大要亦是不成喪耳閔值國家變故以其幼君又未免有畧心則葬之不能如禮春秋削而不書所以懲臣子之慢也至于昭雖不弑而受強臣之禍最烈死半年而始歸歸彌月而卽葬中間又有新君卽位之事葬如是其速慢忽無禮真臣子所不忍言然而錄其葬者所以存先君而不忍外之也

夫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昭公于先公之墓則其
意可知也故三公之不得其死也畧同而有葬有
不葬其理各異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文姜孫齊不稱姜氏文姜齊女絕之于齊也哀姜
孫邾稱姜氏對邾言之也婦德三從哀姜誰氏之
女誰氏之婦邾爲誰氏而孫之魯婦人爲國辱故
斥言之以著其負罪奔逃之實

公子慶父出奔莒

是爲孟氏

冬齊高子來盟

閔有仲孫僖有高子一年之內再勤大夫桓之爲魯亦切矣高子卽高孫

魯頻遭內難新君未立人心危疑國家之隙莫大

于是高子以齊侯之命撫而定之立僖而盟以靖

國人魯社稷之功也故春秋書高子以貴之貴高

子所以貴齊侯也胡傳以猜度齊桓之詞而專歸

功于天子高子不以齊侯之命亦安能懾魯國之

人心而安定之魯既定乃過君而功臣有是理邪

不言齊侯使者與仲孫同且魯以千乘之國制命

于齊遣一介之使來盟其君臣不太輕魯乎但此

時魯實有內難所望援于大國者甚急高子之來實有存魯之功齊侯權宜濟事故不以其來盟爲病與前日及高侯盟異書者嘉之也故使盟非正也而有以盟之爲利者高子此來是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

禘位余焉能戰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衛之宣惠懿祖父孫濟惡抗天子則無君臣淫宣姜則無夫婦殺急壽則無父子懿又濟之以不才必至于亡而後已其滅于狄也眾之所快不足矜

也乃所以惡于狄者天子失政方伯失職狄人肆
惡各有罪焉不相假也

衛之滅也戴公嗣之戴公卒文公嗣之皆衛之遺
民所立也是時衛之君臣皆盡所遺男女存者僅
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纔五千人耳從
古不成國未有如斯之甚者非有世臣百官如衛
宣之時也乃共推一人以爲君而所推之戴公文
公又昭伯所烝于宣姜以生之子也視衛人立晉
不侔矣然經不書衛人立申立燬者是春秋矜衛

人之志而許其復國也故知許叔入許乃爲其所
得爲若夫不請命之罪當與諸侯同之但以視之
諸竊國者則有間矣或曰衛有身當滅此又許之
復何也曰處分衛事則天子與伯主諸侯之任也
立君衛人之事也

鄭棄其師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而弗召而潰而歸高克奔陳

高克有罪之可也無罪用之可也卽惡之而不
欲用退之可也乃以師異之而不復指心使之
潰散而奔故曰棄其師惡之也後世以邊鄙爲斥

遠大

皆苟

誅哉

盧杞之出張
王欽若之出寇準
入之私
不顧國家之重
不可勝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五

獲嘉賀仲軼著

姪賀行素較

河北張縉彥

蘇門冀應熊訂

單懷范印心

東海范 驥節

僖公上

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在位三十三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不言卽位國亂僖不行卽位之禮故也夫改元卽位所以正人君之始也胡傳謂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卽位正王法也此語絕不可曉僖如行

卽位之禮春秋卽欲正王法亦安得不書僖實不行卽位之禮春秋卽欲書之亦安從書之

僖公自邾入立左傳云公出復人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然則僖之入與小白同同是乘隙竊國而不稟王命者皆法之所不得原也然小白書入而僖不書則君親與他人不同故左傳有諱國惡之說有補于聖經矣正義曰坊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是掩惡揚善之義義存君與親也君親之惡通有

諱例諱雖有例而事無定體或諱大不諱小或諱小不諱大皆當時臣子率已之意而爲之隱故無常准舊史有所避諱聖賢因而從之以通人事之理故容有掩惡之法釋例曰有時而聽之則可也正以爲後法則不經故不奪其所諱亦不爲之定制言若正爲後法每事皆諱則爲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不可盡令諱也君與親纔有小惡卽發其短非復臣子愛敬之義有時不抑不勸有時聽之以爲諱惡者禮也無隱者直也諱不諱

之義無餘蘊矣或者以爲同是臣子而疑于不可
並行者則有說焉當官而行死職可矣義不得避
史臣是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子臣
子之義也夫子作春秋以直道爲是非然是私史
非受命于君者故與史臣不同也

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聶北邢地公穀胡傳稱曹師左傳稱曹伯

邢爲周室之懿親又處中國視燕孰重狄入中國
爲諸侯患視山戎孰急滅邢滅衛非一日之事也
桓伯中國而不能存邢衛狄入而再滅國若無人

焉誰之咎也書次于聶北是桓之意意不在於救
邢也稱師責之以有事也稱曹伯有屬望之意焉
親親之誼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責曹伯所以
責諸同姓者不獨爲一曹伯已也

夏六月邢遷於夷儀

邢地

國存何遷遷者不能有其國也邢遷矣救邢之師
何爲王室之懿親中國之侯服迫於狄人而棄其
國流離失所桓與邢皆罪桓無安攘之實邢無自
立之道也此見恃人以爲存無發憤自強之意可

恨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三國之師以之救邢則不足以之城邢則有餘所
貴於師者實無攘夷之心雖云能分災恤患猶病
也姜云再敘三師見春秋以來悉力救患惟此一
舉非也狄橫行中國而再滅衛邢誰之耻也卽不
能救邢衛於已亡而狄決不可不消合諸侯之力
剪之應非難事奈何不聞倡率大義從事於狄而
苟以存亡國爲名所不取也

狄以莊公末年伐邲爲中國患桓公以閔公元年
救邲乃一救邲而衛滅再救邲而邲遷桓及諸侯
曾不能爲有無亦可耻之甚矣邲之事經止書諸
侯救邲邲遷及城邲諸事不復言狄何也見狄實
不足爲中國難中國不能制狄徒自擾而已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夷齊地左
閔公之及

邲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邲齊
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

魯君之夫人何以薨于夷則姜氏之罪死不足以
塞矣桓公殺之快魯人之憤雪齊宗之辱魯雖欲

不受屬于齊人不可得也以歸胡傅曰以其喪歸于魯也姜之死在秋七月歸在冬十二月齊魯鄰壤其在途何得一百七十日而始至乎胡氏之說非也薨于夷者是齊桓殺之也以歸者魯人請之乃始歸之魯也齊人殺之以正罪魯人葬之以全體

楚人伐鄭

杜云荆始改號曰楚

胡傅以荆來聘稱人爲進而又不能逼之於此

八月公會齊侯

桓

宋公

桓

鄭伯

文

曹伯

昭

邾人

文

子

禮

宋地左傳盟于犂謀救鄭也
犂卽榿林云衣裳之會六

楚再伐鄭然後會諸侯以謀之楚日以逼諸侯日以懼而心漸同矣召陵之役蓋以漸而至者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地邾

夫人姜氏孫邾邾何人而受之此義不可不討也然魯亦有難于顯言者乎八月會于榿九月敗其師而胡傅以既會爲責且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失之遠矣詐戰曰敗亦不足以盡敗之義其曰敗之者爲主則是也蓋有所憤于中而志在于

克之故以我爲主此戰是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酈魯地左

傳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
獲莒子之弟挐林書獲之始

莒人以求賂之故師壓吾境公子友受命帥師以禦莒人所謂兵出有名師直爲壯此時惟敗敵是求至于制勝進止遲速惟將所施有不必問者矣書曰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獲莒挐以見友能克敵禁暴執渠魁以告成功勝其任矣胡傳置敗莒師不論但訊季子用詐謀擒其將以爲非

王者之師豈春秋禦侮之意乎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胡傳不稱姜者殺于齊不去氏者殺于魯未喻其
取義之故吾謂不稱姜有二義一則齊人絕之不
得爲姜女一則姜氏奔邾自絕非復先君之配故
削之謂之夫人氏斥外之詞也夫魯夫人之喪可
從外至乎惟謂之夫人氏以見哀姜罪重義絕不
得爲宗廟婦不得爲國人母也此與文姜稱夫人
孫齊小異者文姜未幾返國猶爲國母姜卽邾自

絕婦道誅死于外事異故也左傳襄二十六年宋夫人之步馬者對右師曰君夫人氏則夫人氏亦非臆說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

衛邑在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

楚邱衛邑也而不書衛城楚邱諸侯也而不書諸侯但比於楚之內邑者何也所以責魯黜諸侯抑齊桓也齊桓役使諸侯以侈德於衛不但衛人感之即諸侯亦且以爲濟傾扶危而不以其役爲病乃春秋不與者何也衛侯服之國也不能守其土

宇自宜歸命天子追治衛朔抗王自立諸罪削其
魯位收其土地惟命或追念康叔之勲不斬其祀
存亡繼絕亦惟命今一國之存亡天子不復與聞
欲立則立欲城則城五等之封建制命於強侯桓
自爲仁義以市其德所謂天威咫尺之謂何此伯
之所以可恨而王之所以終不振也故黜諸侯之
勤以提醒人心之大義而歸其事於魯所以深責
魯之君臣蓋聖人以義望魯魯能執義齊桓自屈
天子自尊股肱王室不愈於受令伯王乎此與幽

之盟沒公不書互相發而習者不察猶爲桓公誦
美而謂其實與而文不與也不亦謬乎聖人文與
實一也安有陰利其事而陽又爲譏刺者邪人皆
從存衛起見耳而不知義有重焉者衛不足存也
是故晉之六卿齊之田常曹孟德司馬昭仁義非
不足志不在公自爲私惠以收人心君子所惡也
故春秋存王者也城邢城衛一也而事不同邢之
役責諸侯不用師故以師城書衛之罪重直不宜
城故獨舉魯

救鄭救邢城邢城楚邱皆從來所稱桓義之大而
事各不同分災恤患諸侯之義也故春秋許之箋
天子而侈私德人臣之罪也故春秋責之此見聖
人未嘗不許人爲善又未嘗輕假借於市私之人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若以隱公之例準之應削葬然而不削者不能削
也夫人孫邾夫人薨夷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八年
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臣子無貶上之道聖人之
言孫而不迫故葬其所葬以存國體焉爾

虞師晉師滅下陽

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虞人許

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荀息里克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以虞首惡著其勇於奉晉之意深惡之也剪兄弟之國以媚強鄰雖有利焉仁人不爲也至於卒以自滅未暇論矣春秋無義戰虞其最甚者

下陽不書虢兩強侯擅合兵剪天子之封邑其大罪在無王而虢不足道矣胡傳謂下陽虢之塞邑下陽既舉而虞虢亡以爲書滅之義非也下陽不書虢楚邱不書衛皆臨之以天子而責諸侯之擅

廢置者

秋九月齊侯

桓

宋公

桓

江人黃人盟于貫

宋地林云衣裳之會

不在九合之數

江黃皆天子之封國也王靈不振自隔于夷齊桓修伯至者恐後况天子能自執其柄而四夷敢有不王者哉貫之盟春秋殆有深感乎然江黃之滅亦胎于此矣夫盟以固信也盟誓之詞必指天曰江黃滅而不救是桓謂鬼神可欺也然則盟之日固以欺小國而自爲利矣此伯之所以可恨而盟

之所以不足貴也以此言之可謂大信時而以不
日爲桓美之大乎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胡傳曰僖公有志于民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
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夫以桓宣之君而以有
年大有年示之災以僖公之賢而以三時不雨示

其勤是賢君之憂勤適所以召旱而逆亂之世皆
死于飽煖然則爲之民者寧遇桓宣而爲有年之
災乎寧遇僖公而爲三時之旱乎夫水旱有適然
之數而人君無日可忘小民之依若三時不雨則
直是災之甚爾以不雨答賢有年災不肖事理之
悖者也

徐人取舒

何休云刺桓不救也徐舒皆遠夷徐大而舒小朝
發久至非桓之力所能爲也姜云舒楚與國此舉

蓋受命于齊爲齊開伐楚之徑春秋以其効順于
中國故得稱人此林堯叟之言耳其實未然舒最
近楚果附于楚楚人何肯不救而坐視徐人之剪
其羽翼也以稱人爲進之者胡傳之例何足據也
六月兩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齊地林云衣裳之數不在九合之數

左傳謀伐楚也

齊桓但務服遠之名而實無恤小之志江黃來會
是齊威之所以及遠亦二國之所以基亡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左傳齊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申之以盟誓伯之服人者微矣作誓而民貳不其然乎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

桓宋公

桓陳侯

宣衛侯

鄭伯

文

許男

穆

曹伯

昭

侵蔡蔡潰

莊十年荆敗蔡以蔡侯獻舞歸十三年北杏之會蔡侯與焉十四年荆又入蔡則蔡者中國之諸侯而楚之所仇也假令伯國之君能爲諸侯主雖江

黃且請服而况于蔡乎卽蔡附楚爲中國患當明
正其罪先伐蔡而後治楚可也乃無故而侵潰其
國何以示諸侯自是遂岐蔡於楚畢桓之世蔡不
復與會盟而楚得資之以爲用幾與春秋終始則
桓輕舉傷諸侯之心也其屢伐陳亦然陳蔡失而
中國無南蔽楚人橫行皆桓慮始之不臧也伐楚
自是桓績而侵蔡自是桓過說者乃反以侵蔡爲
制楚之奇不亦誤乎

遂伐楚次于陘

楚地在
召陵南

楚僖王江漢之上威行南服追魯莊十年敗蔡師
以蔡侯獻舞歸禍遂中于中國嗣後鄭連歲受兵
與中國爭勝而莫之制也桓有心剪之久矣而力
未能力及梁邱之會諸侯未同至是始大合中國之
君侯振中國之兵力寢楚氛而懾四夷自入春秋
以來名未有正于此功未有盛于此者也曰遂伐
楚壯之也胡傳訊其專然則蔡潰之後當縮甲而
還乎荆人終一來聘則以爲嘉慕義而陵替之罪
置之不論曰此聖人樂與人爲善也桓公伐楚則

以士師天吏責之曰此聖人嚴君臣之分也是何
小人爲善之易而君子救過之難乎

夏許男新臣卒

新臣卽許叔穆公
卒子偆公業立

胡傳取劉敞責許男不卒于師爲不知命推之至
于貪生畏死亂禮苟免淫祀非望可謂嚴矣不思
人臣奉命而出死生以之可也伐楚之役非王命
也召陵旣去許不遠則有事而往有疾而歸亦人
情所必恤諸侯所共矜何責之深也宋公和卒傳
云日卒正也蔡侯胙卒傳云時卒惡也註疏專以

日時斷諸侯善惡如新臣卒亦遂不能定其然否
夫諸侯中如衛朔者抗王自立又立頹伐王莊二
十五年經書曰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書月書日
其爲正爲不正諸侯之善惡果係于卒之日時與
否必有辨之者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稱屈完公羊以爲尊之使當桓胡傳以爲嘉服義
皆非也合八國之師耀兵江漢而楚以屈完當之
有餘力遽以服義歸之可乎其言楚屈完來盟若

以盟爲楚志盟于召陵者若謂許其乞盟焉爾不言使者蓋以屈完當楚子也楚子不乞盟則屈完不來楚君臣同事之詞故不稱使所以抑其大夫使楚子至此盟以存中國之體也是役也桓實未能得志于楚然楚自此亦戢矣故桓足功也

次陘矣盟卽盟爾何以退於召陵楚不服故師不得不進退召陵楚亦不得不盟楚以一盟塞齊桓以得盟畢事故曰召陵之役桓未足爲得志然所以名服楚者亦非虛褒之也

伐楚不戰僭王如故未云革心余所以爲桓病也
由今思之亦有未易言者凡舉大事必度其力足
以濟而後盡力爲之苟不能然則審時度勢相機
而爲之使不至于决裂卽所得已多矣當日天下
楚爲強桓雖以八國之師臨之然兩強相併勝負
之數未可知屈完如師蓋以覘齊也而桓亦欲因
完以得楚之情故陳師而觀是齊之所以加楚方
城漢水之對是楚之所以待齊自是桓之心亦曉
然知所以處楚矣故楚非盟無以退齊而齊非盟

亦無以結楚召陵一盟而中國之體已尊所謂知
已知彼桓之力如是而止桓之功亦如是爲烈矣
若謂以一夷臣盟八國之諸侯爲羞又以桓不一
決戰爲恨嗚呼兵凶戰危可以得臣之戲而輕一
擲乎召陵之事桓與仲籌之熟矣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濤塗云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此謀國之
忠言也申侯不顧國患賣轅濤塗以媚齊侯二人
之忠佞君子將何去取焉齊桓此時苟能翩然覺

悟嘉濤塗之忠下恤小之令正申侯之罪不但陳
鄭之君感德入骨而傍觀之國亦慕義無窮矣此
招來人心之大機軸惜不知出此顧執轅濤塗而
賞申侯是教人二也楚共之論巫臣曰其自爲謀
則過其爲吾先君謀則忠夷狄之君尙能恕待逃
命之臣今乃以中國之伯主合諸侯而獎佞仇忠
其何以服人彼蓋徒以悞己加陳人之罪而不知
以己病入雖天子不能使人心服况諸侯乎自是
而鄭陳携心矣書曰齊人深惡之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譚不書師而言及病之也病之者何以中國千乘之君與夷方小侯同事而爲伯主役也是故合諸侯而伐楚者齊也合江黃而伐陳者魯也比事而觀不亦醜乎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云大伐楚是也千乘之君而八月于外致之不亦宜乎則凡例謂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及以爲危之者皆好事之詞也伐楚之後又伐陳矣而

不以伐陳致者伐陳不足致也

遂許穆公

許小國其君書卒書葬無譏也而穀梁註諄諄於日月之例不亦多事乎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茲叔牙子

伯以義服天下莫先於緩懷小國轅濤塗之言於齊雖不利而謀其本國則未有失也何怒之暴也日齊以侵蔡之故徵諸侯從役之國力已不支而

況陳鄭復加以供給大國之勞乎既聞轅濤塗之
言正當猛省而矜恤之乃執之不已而又伐之伐
之不已復大會諸侯之師以侵之何其甚也其侵
陳者蓋明以恐諸侯也桓於是爲暴於中國矣故
華十有二月者以見桓之不德諸侯于役始歸未
及安枕而又勤之終歲無寧宇也胡傳訊桓量淺
而驕非也桓雖盟楚實有不慊於心故發怒于陳
而力挾諸侯雖明知其不義而不暇顧蓋變羞爲
憤而又恐諸侯之輕己強作此態爾此與袁紹之

牧田豐唐太宗之除克雪耻其意大畧相似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檀弓記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

之日子盍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日然盍行乎世子曰君請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乃縊而死

晉獻患羣公子之偪用士蔿之計盡殺之其所以爲子孫慮者至遠矣卒之殺其子孫者不在所患之羣公子乃在所愛之驪姬不止殺其所惡之子乃併殺其所愛之子心力徒勞天道不昧假令各安其所羣公子有維城之固世子有繼體之美奚

齊卓子卽不爲君猶不失爲晉國之貴公子視之
飽刃人手者何如邪歷觀自古之君凡以猜忌殘
骨肉未有不反受其殃者嗟乎嬖寵之于人甚矣
哉申生之事是入春秋以來女禍之始嗣是魯赤
殺于敬嬴宋座死于妾棄齊光廢于戎子而齊桓
剗伯之英主也亦亟流于戮委國命于宋襄之手
皆其彰明昭著者而大夫士庶之家又未可盡記
載賊父子之恩絕兄弟之愛禍亂橫作莫可收拾
悲夫傷哉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有歸寧之禮因而朝之以示親附之義且體
貌其子以示重于國人此亦婦人有心計者然而
非禮矣當時亂臣賊子無國無之故伯姬憂患預
防借大國爲重而不知援之不足恃也嗟乎爲人
君者不能正君臣上下慎守其國家至貽婦人孺
子之戚使之自爲計亦可憫矣訊之者但尤其失
禮而不核其情亦非春秋責備爲人君父之意也

友公孫茲如牟

左傳如
牟娶焉

如

內大夫出竟必書以示人臣不敢自專之意也

公及齊侯

桓

宋公

桓

陳侯

宣

衛侯

文

鄭伯

文

許男

僖

曹伯

昭

會王世子于首止

衛地林云太
衮之會七

會諸侯之事也諸侯會王世子是萃列辟而請見
王世子也而王世子之位定矣諸侯于是爲念周
而成父子之親定宗社之計義之大者也蓋桓既
失策于楚故又爲此以挾諸侯而諸侯無敢不從

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王世子在焉故稱諸侯稱諸侯有臨之者矣其曰諸侯盟不敢及王世子所以殊之也殊王世子所以定其位也

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轉之以晉可以火安

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

射王者鄭莊而冠履之禮裂逃首止者鄭文而尊王之義微鄭蓋世惡不悛非詞令之可告誠者也故曰首止之盟天下之大義也記曰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非逆君也不從君于

昏也太子天下之本也而以寵后欲廢之此不可
順者也惠王雖私憾之亦不敢以義干諸侯矣故
是乎示天下之有君臣祖宗之有法守桓之此舉
雖謂大有功文武可也故鄭伯以王命不盟而春
秋述之見人臣不能執義以事其君者雖奉命不
得爲順也

桓與諸侯爲我者也而惠以私寵憾之楚僭王叛
我者也而欲輔鄭以從之是不但不知惡楚且甘
心與楚分諸侯矣鄭伯一逃益見當日人心之無

君不可以大義動而首止事勢之難也非桓以威
力懾之王世子之定尚未可知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林云夷狄始滅中國

召陵猶在而楚敢滅國不但楚氛未戢蓋亦有以
窺中國之隙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十二月丙子晉滅虢執公醜奔京師師還

師于虞遂滅虞滅之執虞公

汪氏曰春秋書滅國者三十一未嘗有沒于嗜好

而棄其險要以與敵也故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
虞當書滅而不書滅蓋下陽者虞虢之捍蔽下陽
既滅則虞虢亡故書虞師同晉師滅下陽者著虞
之自滅也書執虞公而不言滅者以虞之滅不在
此時也然滅虢何以不書春秋凡國滅君出則必
書其君所奔之國如此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是
也虢既滅虢公醜奔京師強侯吞噬至使奔告天
子而不復畏忌可恨之極矣虢公有望恤之心天
子無字小之力聖人以是爲傷天子之體所不可

言蓋既不可言虢公奔京師爲天子病故寧闕而
不言所以存天子也

宮之奇以唇齒喻虢以桓莊警晉利害輕重瞭然
在目然而虞公不聽遁詞于神者蓋亦知宮之奇
言是但不欲忤晉人之意故委命于神以冀晉不
我欺耳不知豺狼之性不噬不厭非媚悅可結以
虛好易實禍世之小人往往如此不獨一虞公爲
然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 桓 宋公 桓 陳侯 宣 衛侯 文 曹伯 昭 伐鄭

圍新城

左傳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秋楚人

成

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伐鄭之役爲逃首止之盟也但鄭伯之逃王命也

伐鄭非王意也必以首止之事爲誅鄭必有所藉

口故但圍新密以聲其不時勞民之罪爲義之難

如此自是而楚師復動矣召陵以來楚氣已奪鄭

復聞之隙使之再與中國爭鄭實亂華之首也此

一役也使桓不得奉王命而守其召陵之威者皆

鄭爲之也春秋書此所以深致恨於王與鄭而重爲桓不幸也救許雖決亦徒勤爾

冬公至自伐鄭

至自伐鄭者不成其爲救許也許男面縛啣璧以見楚子楚子自擬於武王之事以釋之桓有慙德矣此春秋所以深恨鄭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諸侯伐鄭之師終罷齊人伐鄭之師又興蓋以必治鄭爲主不得其服必不已也不煩諸侯者蓋以

鄭事自任與晉悼之初韓厥伐鄭之意同稱人者
事既見于新城此則前事之未竟者爾

夏小邾子來朝

杜云邾來始得王命而來
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鄭殺申侯以說于齊
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鄭伯侮罪殺其所惡以飾詞于齊申侯與轅濤塗
之事固在也用其所執之譖殺其所賞之人以爲
解說不亦玩侮之甚乎若申侯賣國獻媚死有餘
罪殺不足言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

桓

宋公桓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

于寧母魯地左傳謀鄭故也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

會之

官發方物則天下知有君臣不許子華則天下知
有父子修禮諸侯則天下知有威懷伯道用強是
役也獨以德禮先天下蓋庶幾乎王者之事焉茲
事有功于世道甚大此齊桓所以首出諸侯非晉
文以下所可幾也故夫子有取焉諸侯圍鄭而鄭
不從齊辭子華而鄭請服得失之機于是可觀矣
亂臣賊子天下之惡一也齊侯辭子華之請是不

以小利而廢天下之公不以小怨而長亂賊之漸
義訓而恕推之使天下知有君臣父子卽所怨之
鄭亦得以伸其君臣父子之法不但諸侯威服卽
鄭亦當汗顏心折矣此王者之事春秋所不數見
桓之伯所以不可及者在此

曹伯班卒

昭公卒子
共公襄立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

桓

宋公

桓

衛侯

文

許

男信曹伯

共

陳世子欵盟于洮

曹地左傳七年冬閏月惠王崩喪于惡大

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盟于洮謀王室也兵車之會一

是時王室有難洮之盟定王位也然去年七月方盟于寧母今年正月又復盟于洮王位定而桓之用力亦勤矣苟惠王無廢立之志何至使王人下求于諸侯苟首止無鄭伯之逃桓亦不至屢盟而衰尊王之體天下之事桓數十年經營之而不足王與鄭伯一朝敗之而有餘桓且如王何哉嗟乎人臣竭知盡力以効其計安社稷之謀小人從中

沮壞之使之不得竟其功卒付之無可奈何者獨一鄭人也哉

穀梁云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微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

鄭伯乞盟

乞者哀之之詞也方伯之重同盟之好儼然在前日孰斥遠之而今作此態也鄭伯始則佞惠王而從亂命繼則懼襄王而乞新盟反復無常惟己

是利此王法所不貸也然逃歸則歸乞盟則盟莫
之能治可嘆也已楚人之伐許也許男面縛啣璧
而後釋之而桓不能然蓋楚以強力自爲之桓則
諸侯同役而不同心但得其服則已不敢爲已甚
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左傳秋禘而致
哀姜焉非禮也

左傳以爲哀姜胡傳取穀梁之言以爲成風然致
者致于廟非立詞則左傳之理爲長杜謂哀姜淫

通外教僖公疑其禮歷三禘而後行之是也哀姜
得罪宗廟不宜致故經以爲譏魯人曰夫人經亦
曰夫人而已矣不稱姜義已絕也若是成風雖失
禮當無不稱姓之理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傳冬王入來告喪難故
也是以緩惠王崩葬王立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桓公卒子襄
公茲父立

公羊謂宋桓不書葬爲襄公諱非也葵邱之會書
宋子則已明示在喪之詞又何待書葬而後知其
背殯邪春秋治君臣父子之大法肯私一不孝之

宋襄哉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

桓

宋子

襄

衛侯

文

鄭伯

文

許男

僖

曹伯

共于葵邱

齊地

林云衣

袞之會九

葵邱之會天子致胙伯主降拜諸侯布列天冠地履之義一時赫然伯功於斯爲盛晉之文悼邈乎遠矣此齊桓所以不可及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春秋書伯姬之卒非有關於國家之事也然而不遺者何也男女人道之大故禮不遺于婦人女子

者重之也重之以禮而後可責以婦道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稱諸侯有臨之者矣臨之者宰周公也首止之盟亦然臨之者王世子也尊王世子尊王臣所以尊王也是會也冠裳萃止下睦與國上尊天子凡冠帶之國有不與者皆罪也晉侯後至何追慢義之誅宰孔遇之不責晉罪且以齊勤遠爲譏止晉侯而使之還是王室之臣且不知尊王爲何事奈何責禮于諸侯乎故齊桓之事非人臣所得行者也

然齊桓不行而天下無君臣矣故夫子以君臣之
義責之桓而深有取也林堯叟曰桓之會有天子
之事三于洮序王人于諸侯之上而同盟焉于葵
邱序周公于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
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春
秋是以予桓也

桓盟或日或不日不日者既以爲信之矣而葵邱
之盟又曰何也公羊以爲危之穀梁以爲美之胡
傳未之言也一事而取義互異又惡在其爲例也

然則聖經無所制例也隨事取義焉可矣必欲一例以釋有不可盡通者

甲子晉侯詭諸卒

獻公卒子奚齊立
穆公弟卓子立

殺梁疏既以許男新臣時卒爲惡則晉獻日卒何善焉獻日卒而不葬許穆葬而不日卒聖經有定例乎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奚齊以嬖寵奪嫡眾所惡也然見其君之子也爲君之子嗣君之位孺子何知晉臣誠不安獻之嬖

不正孺子之立自宜決之于獻在之日去就生死
各致其志亦孰能禁之乃君生則坐視其惡君死
則飽刃其子以求媚于國人而自爲富貴之計天
下亦誰能說之故曰殺其君之子君之子可殺乎
晉故爲之說曰人臣處國家廢立之變未事之前
宜如周昌既事之後宜如荀息

晉獻詒謀不臧寵讒積怨百計驅除爲愛子計者
適足爲愛子作殺身之孽此爲人父者不可不知
春秋雖以大體定是非而醜正奪嫡之禍亦未嘗

不寓卽先君有靈正亂臣之辟亦何益於愛子故
君若臣鑒前戒后各自盡而已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林云朝齊之始

于是魯始屈于大國書曰公如齊所以深著變禮
之始而爲魯恨也周公之禮公之子孫壞之可嘆
已桓之霸也未嘗不以名義爲重乃侯服之中竟
無一人能以名義相成而奉之以非其道齊桓旣
沒首止葵邱召陵之義不復存而止見伯之尊而
已是以春秋深謹于此日之朝齊也其不致不可

致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子叛王卽狄又不能于狄而見滅不義之人無所往而可也善狄滅溫溫子奔衛則狄人之逞溫子之失職伯圖之闕皆在其中矣張氏曰畿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于鄭之權輿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惠公夷吾
賂秦入立

雖以獻之昏悖失德國論之積忿不平而名義不可假如此此春秋特筆也不明正其罪人且惑于

晉事以里克爲義舉矣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立夷吾所以快國人之憤也然卒負絀君之名而又不免其身爲人臣者可以知所處矣若卓子以獻公子嗣位雖非應立然二兄出奚齊死因無君以主晉嗣里克不爭之于未立之前而殺之于既立之後欲辭絀君之名其可得乎

申生死重耳夷吾逐此天下之共恨也去奚齊卓子而立重耳夷吾此人心之共快也此論情理則然而非法也法者國家之典人君之權也晉之事

獻實香淳人臣苟爲社稷而以死請于獻公使之
立重耳返夷吾則順矣然此必不可得之數也獻
公既不可強奚齊又不可黜則嗣獻者非奚齊而
誰乎雖爲三公子抱憾乃父實有子而殺之逐之
亦符之無可奈何而已不義其事不食其祿可矣
若以申生之心推之夫且不敢愛其死以怨父肯
利人之殺其弟以快心乎里克連絨二君將安歸
乎歸申生申生不受歸重耳則父死之謂何而因
之以爲利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故春秋察人心

之安而勢是非之變嚴強臣亂國之罪以存君臣
父子之時非有所愛于奚齊卓子也骨肉之禍聖
人所傷勢有不可行而事有不可訓者此類是也
彼夷吾雖入有慙德矣苟不殺里克雖謂夷吾弑
其君可也苟息雖從君于昏然愛君之命以輔六
尺之孤大節不辱其義自正議者乃謂息不當輔
奚齊言玷于獻公未沒之前是欲空晉之臣盡歸
命于亡公子也獻固不德臣豈言此理乎假令苟
息能輔奚齊爲嗣晉之良主雖爲晉之社稷臣可

意欲知晉及其大夫荀息者成其爲君之大夫嘉
之意所以勵人臣之節也獨怪荀息秉晉之政三
心將作里克明告之而恬不爲備里克弑二君不
嘗弑雛腐鼠初不見有戰鬪之難則所謂送往事
居者豈束手坐聽誅夷而徒以死謝先君乎是息
于存弑之道蓋未盡也

夏齊侯

桓

許男

僖

伐北戎

齊桓舍患中國之近狄而事不干涉之遠戎又牽
諸人以往而不恤小國之情是計之最失不知其

何以出此也是時晉有內亂楚方鴟張而子帶之
難王室未寧不此之圖而事遠畧桓志不在諸侯
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

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做若苟以快一
時之人情爲不可爲之事居不可居之功以自附
于豪舉鮮不噬臍矣若里克者可鑒也書殺其大
夫者晉惠利克之弑而受其入以之爲大夫矣特
以忌殺之克不服罪惠不得爲討賊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左傳平鄭如秦言于秦伯曰呂甥郤

再冀芮實爲不從若重間以召之臣出晉君君
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報間且召二

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遂殺平鄭及其黨平豹奔秦

里平爲獻公臣欲立其所私以與奚卓爲難爲惠
公臣又陰構秦伯以與惠公爲難皆亂國之臣也
人臣志不在公徒以私意干國之典雖重耳當立
然不受命于先君春秋猶不與也

身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聲也

文姜之事未遠僖又踵桓轍何不戒之甚也雖聲姜非文姜可擬但兩君相見而婦人與焉褻諸侯之體失閑家之則矣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不書朔

夏楚人滅黃

初江黃請服管仲諫桓公勿受恐楚人伐之而不

能救也桓公不聽及楚人滅黃君子以爲桓病夫
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如鄧如蕭如舒如蓼六諸國
非盡以服中國取亡也管仲辭之以爲不受而楚
滅之無與吾事焉爾江黃非先王之封國乎而忍
棄之也桓公愛而盟之不忍絕之于夷猶有同人
之義焉顧桓所以不能制楚者上無明天子率不
同心之諸侯誰是肯出死力以制楚者而又懸師
數千里之外客主不相及是以難也其後晉人未
嘗不救江而無濟于亡是其驗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宣公卒子穆公款立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竟桓公之世狄爲衛患而不能治也况楚之強且遠乎伯業于是乎遂衰

夏四月莖陳宣公

公會齊侯

桓

宋公

襄

陳侯

穆

衛侯

文

鄭伯

文

許男

僖

齊伯共于鹹

衛地

兵車

會二

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猶有諸侯之事

焉季氏私考謂左氏淮夷病杞爲不考以杞都雍
邱邱今開封府杞縣淮夷在今淮安府東竟淮水
之南距杞踰千里于勢爲難而謂淮夷未嘗爲中
國患夫狄去邢衛幾何里又有山川之阻乃能入
中國而滅之謂淮夷獨不能病杞乎晉女叔侯對
平公曰杞憂餘也而卽東夷開封之杞縣猶在魯
之西安得爲東夷古今形勢變遷執今日之地名
駁古人之事實不亦過乎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杞邑左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關也

淮夷未足爲中國大患而杞王者之后也齊桓經營伯業頻年會諸侯內弔狄人侵衛而不能治外則淮夷病杞而不能安至于楚人跳梁江黃淪滅合諸國之師方岳之重曾不能張皇義旅威懷遠人豈揔是事以城小國之下邑則可醜之甚矣一淮夷不能制何以示楚人狄滅郟則城狄滅衛則城淮夷病杞則城夷狄之患無窮而城之力有限

蘇嘉勅王號令如此窺伺者生心矣况爲之不方乎哉爾而不序曰諸侯所以總責諸侯也總責諸侯者薄袒也緣陵不言杞不欲以諸侯爲杞役非專封之說蓋遷杞乃避淮夷非封國也合諸侯之力而淮夷是避故可醜也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左傳鄆季姬來寧公

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
夏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季姬使鄆子來朝左傳明言姬歸寧公以鄆子不朝怒止之故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其理甚明胡傳

取公穀之說以爲魯公愛女使自擇壻則是臆說而已公穀之誑文姜之續也文姜之事一之謂甚倍稱賢君安有使其女既通乎人又明使之請已其說刪之可也胡傳泥于季姬不書鄆故以爲女而非婦而又引杞伯姬爲証不知伯姬歸寧之外無別事故言杞伯姬若季姬下有過鄆子之文則明是節婦不必復云鄆季姬矣曲禮曰未及期相見曰過釋例曰遇者倉卒簡禮若道路相逢者耳季姬如定期擇壻何得云未及期又何得云倉卒

則當言會今不言會而言遇何也此必鄒子有事于他國道出于防故僖公因而怒其畧已姬因俟于防以待之而諭意焉蓋不期而相見耳故曰遇此亦情理之可想見者而必爲曲說何邪嗟乎鄒小國也苦于玉帛交馳故以姬歸寧亦有姻親之恃焉而不謂僖之不諒也

按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左傳云書叔姬言非女也記曰女子許嫁笄而字稱季姬是已字人矣安得言擇壻

春秋左傳卷之四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公羊曰爲天下記異是也春秋以公天下爲心故
記外異以警夫天下後世之爲君者

狄侵鄭

狄于諸國無所不侵中國之諸侯無一不受狄患
合兵剪之非難而竟無問之者絕不可曉

冬蔡侯胙卒

穆侯卒子莊
公甲午立

蔡侯胙忘父之讐傾心事楚以許男見于楚子可
謂無人理矣雖然齊桓不能撫而用之棄以資楚

不亦惜乎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桓宋公襄陳侯穆衛侯文鄭伯文許

男僖曹伯共盟于牡邱齊地兵車之會三

遂次于匡地僖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敖慶父之子

召陵之役有伐楚之名而實未嘗戰救徐之役遣諸大夫以爲先聲諸侯次于匡以持其後其亦可

矣蓋桓之力實未能必勝于楚則持重養威亦度德而處之者蓋既次既救則徐楚之勝負桓與諸侯分任之矣桓之可惜在不能救不在遣大夫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傳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傳伐厲救徐也

救徐之師未解伐厲之師又與所謂多方以誤之者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林註曰桓會不致而此致者桓德衰矣亦未然三月出會九月始歸可不致乎雖然魯亦望國也日僕僕于從人而無所補救三時于外曠日廢事亦安用之東周可爲何必齊桓哉春秋殆深有責望于僖公乎

季姬歸于鄆

林云來字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胡傳云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

天應之也是也傳曰于是展氏有隱慝焉大夫有罪其君不能討天動威以彰之春秋志之

冬宋人伐曹

左傳宋人伐曹討舊怨也杜註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曹宋從齊會師會盟會城會伐不一而足相好之日久矣且楚方跳梁救徐伐厲未有成績此亦諸侯之辱奈何未罷役而宋復與曹尋師葵邱之盟安在不益解伯主之約而助楚內攻乎天下事皆壞于挾私自利之小人如宋襄者罪不在楚下妾庸至此乃欲與齊楚爭伯不亦難乎

楚人敗徐于婁林

徐地

穀梁前言善救徐此言志夷狄相敗公羊註言徐滅杞故狄之若然則徐在所不必救矣何善焉且公羊前註又言次者刺諸侯緩救則善之敗則狄之是何等予奪耶卽如徐有罪春秋亦終不投權于楚而幸其敗明矣且旣會于牡邱謀之矣又諸大夫帥師救之矣無損于楚而益徐之敗不知當日諸大夫之師何顏罷歸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韓晉地林云此

秦晉兵端之始秦晉兵交始
于韓而終于十三國之伐

言及晉志也。晉惠以背德致寇，可以引罪謝也。乃全無內悔之意，悍然戰立亡之人，鋒鏑終交而身爲俘虜，非秦晉之力不敵，也不義不暱，天人俱厭矣。秦伯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傷心哉！君子之受人德也，一飯必報，沒世不忘。况靖我國難而翼其身，以奉先君之宗廟乎？甚矣晉惠之忍也，不言秦伐，胡傳專罪晉是也。不言敗績，晉師未敗也。書獲賤之。

也

韓原之役晉侯以德易怨不足言矣然慶鄭亦有罪焉晉侯謂鄭曰寇深矣若之何似亦覺號射之誤已思鄭前日之言而就之謀者鄭於此時因機開導婉曲以善其詞圖所以解秦晉之怨而合其好是亦人臣愛君之誠三軍不暴骨國家無患利不亦大乎乃曰君實深之可若何是何言也惠固狠戾鄭復悍妬致使羞憤成復快心一逞誰實激之一言僨事鄭何詞焉使晉勝秦而歸鄭亦必不

免敗而至於獲追其致戰之由惠之恨鄭深矣殺而後入鄭蓋有以取之人臣忿其言之不用而幸其中必欲求勝於其君而後已此豁達大度之主所不能容鄭以施之晉惠非自促之死乎雖然人君自爲社稷計不能虛懷引過以萬鈞之勢加于臣亦何所不遂志然強項忠計之臣亡諂諂面諛之人至而臣主俱盡矣嗟夫陰飭甥慶鄭皆有用之臣也晉惠不能用竟至不享國愆忌亦何益覆轍相尋至死不悟可哀也夫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鵠
退飛過宋都

記異未有詳于此者詳之者以示變不虛生欲人
求其端而謹之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林云自是季氏世爲鄭既稱
公子又稱季胡傳謂生而賜

也氏是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內女不葬未足爲貶而必以伯姬爲例執定擇壻
之說亦賢詞矣凡葬魯往會則書否則不書則季

不葬魯之薄也罪亦在季姬故曰卒而不葬經

意自明

庚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其後是爲叔孫氏茲叔孫牙之子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

桓宋公

襄

陳侯

穆

衛侯

文

鄭

伯文

許男

信

邢侯曹伯

共

于淮

卦

云

鄒

爲

淮

夷

所

病

左傳謀鄒且東畧也猶有諸侯之事焉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楚與

左傳報婁林之役也英氏曷足爲楚輕重兵數則

玩玩則無震齊不修德蓄威徐亦忿兵侮弱故皆

稱人

夏滅項

左淮之會公不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其爲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內諱滅言取此何以不諱蓋取者易詞滅有威加之意焉若以用強之故取怒于伯王者然胡傳必以季氏專兵擅權爲惡故不與之諱此時無論僖稱賢君友稱賢臣政未委轡季友以去年三月卒此擅權稱兵者誰邪季氏固魯之權臣然譏不當在僖公之世季友初卒之日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魯地

婦離不踰閭魯夫人每爲齊侯之會此則又以國
事累婦人者春秋且如之何哉

九月公至自會

滅項之役累公累夫人此時伯德雖衰威令猶在
苟事果出季孫齊侯必無專罪魯公舍臣不問之
理卽僖公亦必無甘心代臣受辱舍季孫不問之
理此事之可以理誰者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桓公卒齊亂
明公孝公立

從簡書人知有恤患之義盟召陵人知有夷夏之

防會首止人知有嫡庶之分辭子華人知有父子之親下拜胙人知有君臣之禮修德禮人知有禮義之教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二十載管仲實未可易及者失在劓伯之初容罪人于會伯業不久非不幸也狐趙諸臣取威定伯才力非不赫然要之皆功利之士以之自爲則有餘語以憂世非仲匹也召陵之徵胡康侯擬之以爲庶幾乎王者之事吾以爲失策者何也中國待夷狄自有體楚不服罪進次于

臣遂再使屈完如師而氣已懾矣此時但當嚴其
交接之禮諭以君臣之義俟其乞盟而使大夫盟
之則彼知伯主之不可干臣主之不可敵卽未能
得其來王庶幾乎猶有顧忌奈何遂與乘而觀諸
侯之師其示之以有餘者正示之以不足也是以
屈完窺其隱八國之師以方城漢水一言當之而
有餘雖盟不威矣桓亦自覺其輕示遂發憤於陳
鄭欲以強挾諸侯左矣城濮之講不如召陵之正
然而齊桓之威不逮晉文者則晉文筭無遺策而

桓失之輕遽故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襄曹伯共衛人文邾人伐

齊

左傳齊侯好內多內寵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邾姬生孝公葛廔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

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太子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桓公卒易牙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伯天下有大機必義足以動人而後力持之首止之會是也宋襄繼桓而始用兵先以立孝公爲首是亂長幼之分而名已不足以告天下矣徒欲以力爭伯雖齊楚之強所不能得况宋之區區乎衛

序曹後稱人說見邢人狄人伐衛條附記之後

夏師救齊

救齊善矣惜爲之不力也齊桓方死無嫡立長嗣齊之位非武孟而誰而宋人敢違葵邱之禁稱兵立其所私敵不可縱魯救之是也此時魯公當親誓師旅倡明大義請命于天子期會于諸侯定長少之序屈宋人之詞剪齊之逆豎立齊之君而安定其社稷則桓之業魯繼之矣下乘之魯不弱于宋事必可爲也奈何坐失事機可恨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廙齊師敗績廙齊地左

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廙立孝公而還

四國伐齊宋師獨戰故言及以見宋志齊以伯國之烈不能自主君之廢立制命于宋則可媿矣書敗績以罪齊人也不言納孝公不予納也齊不敗孝不立立君無一定之義而決于一戰可以爲國乎且四國卽伐齊何至于殺其君以說則殺無虧者亦四公子之徒也誰非其子而使之殺者殺逐者逐晉獻之事覆車不遠而不戒英主猶然溺愛

之于人甚也夫

凡爭國內亂未有不相殘賊者五公子爭立桓既親見不早自裁斷乃獨屬孝公于宋襄五公子不讓孝又不得善立不知欲宋襄何以處此豈不明開國家之兵端甘諸子之屠戮邪此際殊令人不可曉宋襄殺人之兄以立其弟不念已之讓目夷邪世子猶欲讓庶兄長兄顧不得先庶弟顛倒悖亂是以謂宋襄原不知仁義以此

狄救齊

齊人戴殺兄之君諸侯爲無名之伐有人心者所不與也是故齊之望救切矣諸侯如不聞焉則諸侯無人也狄能出而救之則善在狄矣義亦何常無分于狄與華也狄不必能正齊存此一綫于狄所以深病中國也

狄竟桓之世爲中國患傳及諸家之說皆以爲桓病向亦疑之至是偶悟狄之患蓋齊桓陰縱之也此狄必有陰奉于桓而結其心故舍之不問觀于救齊之事則其情可見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杜云十

而葬

儲貳國家之本治亂之機桓必由之乃嬖寵之俊
英主不免繼嗣不定未有不啓骨肉之禍者晉獻
齊桓皆強諸侯一則愛子屠戮一則踰時不葬蔡
邱之令無易樹子桓并樹子不立而聽廢置于人
手自言而自違之所謂言之非艱行之惟艱主令
之君猶如此而況于人乎有國有家者亦可惕然
警省矣

冬邠人狄人伐衛

左傳圖菟園林
云狄稱人之始

邢曾爲狄所滅是與衛同中狄患者乃不能修同
姓之好念覆亡之辱與衛戮力同心共雪狄耻願
乘伯主方沒之始與狄合師伐衛此豈復有人心
哉狄之爲中國患非一日其稱人對邢人言之也
胡傳以稱人爲進之殊不可曉夫進之不予其救
齊而于其伐衛是予狄患中國也不知自荆人來
聘之後楚人伐徐楚人伐黃之類未可縷指則聖
人之進夷狄也久矣

左傳邢人狄人伐衛諸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

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則文公之腐心于邢狄甚矣志氣如此安得不振想其愧憤之狀至今猶足令懦夫生色此其人在勾踐下也卒能立國而報邢有以也夫彼邢人不知恩怨不亡何待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

襄執滕子嬰齊

胡傳謂滕子稱名以介于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然齊桓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其相從者大約宋魯陳鄭衛曹許諸國知

邢滑不過一二會而莊公十六年幽之盟滕子與
焉此外如杞莒薛小邾皆近在宇下會盟不至桓
皆不聞乃以滕不會而執之何邪此則宋人暴戾
無禮以私忿加于滕其罪又不止不歸于京師而
已自入春秋以來諸侯之狂虐未有如宋襄者也
且宋以諸侯執諸侯滕子甘心俛首故名之者賤
之也宋稱人胡傳謂其不歸于京師假令卽歸于
京師可遂爲伯討乎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宋襄強爭諸侯而不知義曹邾小國相聚亦何榮焉且三國會兵伐齊時日幾何而又爲此盟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宋之謂也曹邾稱人謂其君不親非也曹不親盟伐不待秋矣邾方用鄆子敢不親乎宋稱魯所以著其強暴曹邾稱人惡其從不義之令也以宋襄之不仁力非不加也亦服從不遑則是人役而已矣

鄆子會盟于邾亡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左傳云宋人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

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伯不亦難乎事理明白而何休獨以宋襄爲賢殊不可解

秋宋人圍曹

左傳討不服也林云諸夏圍國始此

六月宋曹鄒盟于曹南時日幾何而又圍之則小國之不心服而會盟無益之左驗也夫伯有伯之道焉宋人不知所以爲伯而亟亟於合諸侯失之遠矣一曹不能服况諸侯乎曹猶可以力屈諸侯

可盡屈之乎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宋小國而
狂暴日尋于兵卒之不不成而身喪豈足異哉

衛人伐邶

左傳邶菟國之役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傳陳與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志

齊和之也林云楚始與夏盟

以中國之大楚雖強未必敢遽窺上國也中國自
甲而楚始尊矣此一會也決夷夏之防長豺狼之
毒楚自是執牛耳爭諸侯矣故春秋深惡之人諸
國而沒魯不書鄭序楚後屈身朝楚狄之也鄭首

趨赴以張其勢宋又求盟鹿上以崇其尊小人貪
一時之利而不顧天下之禍古今一揆也是役也
衛獨不與吾是以知文公之可與有爲也曹亦不
與然方有宋患未可與衛并論鄭首先朝楚大罪
也而經不書是聖人削之也削之者楚長中國聖
人所不忍言不欲以鄭楚之事遽辱中國也然則
不幾爲鄭伯沒醜乎齊之盟鄭列楚後則其屈辱
於蠻夷又未嘗不顯乃知雷霆之舊繫固不必在
當下也

梁亡

天下無不亡之國亦未有人不滅而亡之國人不滅而亡者梁而已蓋昏悖之君自致覆亡人之所不能存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杜註謂魯城南門也是時伯主方沒諸侯復散宋襄肆爲狂暴然魯倡義以定齊則可以却宋人立少之謬倡義以恤小則可以正宋人滕鄆之虐義立而挾齊以爲用宋何能爲宋人歛跡楚何敢入

中國凡此皆力之可爲者奈何甘心從于齊之盟而俛首受制于楚彼南門何爲者邪將以禦朱邪將以禦楚邪謀國而計至于此亦可憐矣書曰新作南門恨之也胡傳但訊其輕用民力亦未矣

夏郤子來朝

郤姬姓

五月乙巳西宮災

穀梁以爲閔宮公羊以爲小寢左氏未之言也遇災而懼修省有常矣其爲閔公爲小寢闕之可也

鄭人入滑

滑姬姓

春秋歸義

卷五

僖公上

五十一

齊桓既沒諸侯橫恣小國不得安處或用人之君
或國人之都或入人之國凡此皆書之者不但見
天下無伯功且以見諸侯皆人役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傳齊狄盟于邢爲邢謀
衛難也于是衛方虜邢

邢忘狄之禍與之合而伐衛邢自啓釁衛乎何尤
齊欲謀邢亦平邢衛可也何至與狄人盟且孝公
忘衛之立己乎家氏曰甚哉齊孝之無知也桓公
征楚而服之已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攘狄而却之
已乃與之盟于邢

衛與邢皆新造之國其勢力足以相敵且加以齊
謀之狄佐之合三國而結之以盟好其制衛有餘
力然邢終不能以齊狄自存衛必報邢亦終不以
齊狄自沮於此見恃人之無益而有爲者莫之能
禦也

冬楚人伐隨

隨姬姓

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鬪穀於菟帥師伐隨
取成而還以此言之則是時楚之力未能綏定南
方也苟能收之以爲用則中國拒之于內漢東諸

侯撓之于外互爲聲援楚雖強必不能得志也惟中國之諸侯甘心棄外藩于楚而且以中國授楚楚內無中國之憂得併力安意以凌江漢小國小國不支盡折入于楚楚無外患而勢益強專意與中國從事而爭長矣左氏乃謂隨之見伐爲不量力是欲人皆俛首于楚也夫隨雖小非天子之侯服哉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地左傳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

鹿上之事既非諸侯會盟之常又無伯主董率之
義本不足警聖人以其人雖小而害大事若常而
罪深此楚人專制中國之始故顯揭之以著其暴
亂中夏之罪

夏大旱

秋宋公

襄

楚子

成

陳侯

穆

蔡侯

莊

鄭伯

文

許男

僖

曹

伯

共

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孟

宋地

林云

楚始書子

中國未嘗不尊四夷未嘗不畏中國時有盛衰夷
狄時有竊發得志于中國者有之然終不敢蔑中

國也以中國之大彼之得志者其誓而不可得而
覲者其常也惟中國之人甘心與夷狄爲伍而不
耻夷狄之人且以中國爲易與而其志遂肆不可
制矣齊之盟引入中國鹿上之盟尊爲等列楚遂
玩中國于掌握之中宋襄猶津津與之信乘車之
約遂使夷狄之禍與周室終始可恨之極也胡傳
不原禍始且與宋楚較曲直夫宋愚楚詐各行其
私有何曲直進虺蛇于懷而與之約勿螫有是理
乎宋襄之罪不在無攘夷尊周之心在向楚求諸

侯不攘夷不尊周諸侯同罪卽向楚求諸侯授以
主盟之權楚自此爲固然而不復下矣此夷夏之
消長而宋襄之罪死不足贖也執不言楚有陳蔡
鄭許曹在焉執一宋而五國等辱矣然而安受之
是甘與楚同惡也以諸侯之法治之諸侯皆無所
逃罪公羊以宋襄爲賢胡傳取之曰爲賢者諱不
知所以賢宋襄者何在

冬公伐邾

杜云爲邾
滅須句故

邾小國狂虐不仁亦敢滅國肆極矣乃其執用鄒

子尤曠古未聞之惡鄆于魯爲五等有同仇之公憤于魯爲愛塔有獨切之私情若以滅須句用鄆子兩事聲其罪狀仗義執言告于天子諸侯帥師討之必有起而應之者卽不然魯之力亦足以辦邾邾罪旣正卽宋氣當奪奈何隱忍不發直至楚執宋公而始爲此役已大不威乃以明年春伐邾取須句之事觀之則此伐似猶意不在鄆者鄆子不朝則怒加于女鄆子遭虐則沒忘于邾父子天性儻之于女似乎獨忍

楚人復宜申來獻捷

林云楚大始見經

宋襄雖狂魯則公也執我中國之上公而又獻捷于我楚之無狀于是爲極匹夫有所不堪况千乘之諸侯乎訓戎整旅伸同讐之憤非異人任奈何其受之也稱楚人斥遠之詞不言宋捷不忍對魯言之也胡傳甚正陸燦馭之非是且謂非大義所在更誤公羊謂爲襄公諱殊謬前明言執矣此又何所諱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薄宋地

宋公雖釋而諸侯喪氣矣不序諸侯深耻之也蠻夷入中國至會盟執上公執則執釋則釋竟無一人起而問之者宋襄猶然矜盟主稱伯國厚顏哉是役也衛文獨不與真人豪也衛文伐齊滅邢事雖小過然恩怨分明不沮不挫此其人蓋有氣節可與共事者惜其國小力綿不足以酬所志耳倘乘齊晉之勢桓文豈足道哉春秋之中僅見此君公羊傳孟之執子魚歸守絕宋公以拒楚楚不能克薄之釋宋公走衛子魚迎而復之宋襄以無知

狂妄辱身禍國微子魚幾至于亡賢人之于國家
豈輕哉然宋襄能不怨其舍己則優于鄭成公之
殺叔申矣宋襄假仁義獨于此事最得力

在叔申事
成公

年九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五

僖公下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邾人滅須句須句
子來奔因成風也二

十三年春伐邾取
須句反其君禮也

須句先王之封國而成風之母家也邾人滅之魯
何爲不得伐何爲不得取卽以爲志貪其土非有
保小窳之實然反其君而附庸之不愈于邾之滅
乎張氏謂徒徇母之私心故無以服邾人而致升
陘之寇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昭十九年邾人入

鄆鄆夫人宋向戌之女也宋公爲之伐邾反鄆俘
胡傅猶曰聲罪執言之兵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
之罪爲善善長而惡惡短之義于此乃曰不請王
命而專爲母家報怨謀動干戈于邦內擅取人國
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爲禮與擅收奪者
無異是何宋公得爲其臣報怨而魯僖不得爲其
母寧家也擅伐之罪嚴于魯而寬于宋宋人君臣
之情重魯僖母子之恩輕立言自相矛盾而不顧
不亦異乎等一邾人滅國之事等一伐邾取國反

其君之事美宋而譏已之先君恐春秋無此法也
故吾之意曰伐邾爲滅須句也取須句須句在邾
伐而取之非取須句于須句也聲罪執言之兵崇
明祀保小寡此可爲罪乎

林註云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一以取書之
是故雖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
君焉書取須句莒著邱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
書取鄆此語亦善論其意可也然吾以成風猶在
僖公亦決無取其母家以爲己有之理則亦非利

之也胡傳論事多偏魯宋伐邾同取邑同反其君同則嘉宋而罪魯隱公嘗取郟矣取防矣則引成公取郟襄公取郟昭公取郟以爲彼皆覆人之邾而絕其嗣以寬隱罪諸取之中獨僖之取須句復滅國差爲彼善而獨不免于譏襄王出狄師伐鄭既以爲用夷制夏狄伐衛則以爲功近而德遠議論每偏假于小人而刻核于君子畧舉數事亦足以徵矣

夏宋公

襄

衛侯

文

許男

僖

滕子

宣

伐鄭

左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宋

鄭公伐

鄭以諸侯之重屈身朝楚叛天子辱中國此伐何可少也但宋襄非其人爾不然事固未可以成敗論也襄執于楚始發憤于楚而并及其黨然晚矣虜上之盟誰實尸之得勿悔于心乎

此滕子卽嬰齊也前日執而辱之者何人今日從而伐鄭者又何人五等之爵爲人所執恬無羞惡之心甘爲人役而不辭可鄙也齊強則齊驅之晉強則晉驅之楚強則楚驅之卽以宋襄之狂虐亦

得驅而用之彼桓文安得不伯楚安得不橫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魯地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

設備而禦之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一邾之不能勝况欲重魯于諸侯乎非魯之力不敵邾也僖以輕失之也故强弱無定勢強用之則强弱用之則弱魯之弱自爲之也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至言哉僖不能用敗宜也凡以爲小而有意輕之者必以爲大而曲意承之者也魯之不

振不亦宜乎

是時宋襄狂暴楚人憑陵諸侯風靡無論王靈日
替卽召陵葵邱之事且爲絕响有志之士所爲中
夜徬徨不能已也臧文仲以世祿重臣苟能輔其
君孜孜在公求賢自助儕固賢君安見東周之不
可爲奈何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使其君外辱
于楚內屈于邾千乘之魯日危日削不爲諸侯所
重此其人視鮑叔何如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
與蓋深病之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書曰書朔重其事也楚稱人猶不以楚子敵中國也宋雖小國先聖之後上公之爵也一戰而勝猶可洗見執之辱乃以假仁義施于楚人以致殺身喪師則可恨之極矣胡傳以宋襄不阨人于險不鼓不成列引先儒之言以爲至仁大義文王之戰不能過然則所貴于聖人者專以吾士民肝腦供敵人白刃之用邪毋怪乎動以詐敗爲譏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

孝

伐宋圍緡

宋邑左傳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齊之盟宋雖不與鹿上之盟齊已同之乃忘宋襄立已之德而以其不盟爲怨又不恤其執辱于楚乘其敗以圍其邑齊之不競宜哉書齊侯家氏謂目其人而罪之是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子威公王臣立左傳傷于泓故也

諸侯有卒有葬宋襄卒而不葬張氏以爲僖于時已有志于附楚故不會宋公之葬于情爲近楚入中國始盟于齊猶與諸侯等也再盟于鹿上則獨

與齊宋抗衡三會于孟則執宋公獻宋捷懾諸侯
而協魯不復爲人下矣魯人惕息而會盟于薄至
不敢會宋公之葬則夷狄之禍已極中國之靡已
甚襄本欲借楚以挾諸侯終乃致諸侯畏楚而薄
已恨可悔乎君子于此又可以觀世變矣茅堂胡
氏謂宋襄不書葬爲治其罪非也魯實不會葬春
秋亦安得而書之且宋襄之罪豈一削葬可盡乎
宋襄固讓君位季札之賢何以加之有人如此豈
有不可爲賢君哉及其嗣位狂暴顛倒無一善狀

卒致喪師殺身前後若兩人然何也蓋宋襄非能
賢也冥頑而慕賢人之事者也徒慕讓國之爲美
而不知太子非讓位之人徒慕合諸侯之爲伯而
不知尊攘爲伯之機權徒慕不禽二毛之爲仁義
而不知明耻教戰殺敵爲軍旅之禮凡宋襄之所
爲者皆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故其讓其伯其
仁其義總成一宋襄非兩人亦非兩事強作解事
列于五伯殊不可曉

秋楚人伐陳

左傳討其貳于宋也
遂取焦東城頓而還

引楚入中國而盟于齊者陳也討其貳于宋而伐
取其二邑者楚也後二年復圖陳而納頓子于頓
者楚也媚楚獨工而受楚兵獨多無如陳者世之
小人捐耻以自求容而反得禍者皆是也獨一陳
人也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成公卒弟桓
公姑容立

姜鳳阿曰聖人作春秋以道名分決無貶杞稱子
之理胡傳之說非也杜註云杞入春秋稱侯莊二
十七年稱伯至此稱子是故稱侯稱伯稱子各因

其所宜稱聖人無削爵之理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左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師伐滑王使伯服

游孫伯如鄭謂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騰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當辰諫不聽使類叔槐子出狄師伐鄭

狄伐鄭王命也然經之所書與往日狄伐國無異是知不與王用狄也王室雖微善用之猶足以威諸侯况區區之鄭乎以狄伐鄭是猶使豺狼禦寇寇未及除先受其噬矣狄奉王命春秋且不與則

謂進其伐衛而稱人不亦誤乎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以其女爲后甘昭公通于隗氏王替隗

氏頑叔攬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隗氏

卽狄女甘昭公卽大叔帶

言出失其所也言居天子無外也天子失其常所而出居于外則用狄之流禍也當日之諸侯孰是爲王用者王之用狄蓋亦有不得已焉而不知其不可也然出居一事王實有罪使王至于出居出

居而又不聞勤王者則諸侯皆無所逃罪經不專
罪王也棄義于野而莫之顧使晉人拾之以挾諸
侯吾是以謂春秋之君皆人役也。

明年晉文公定襄王殺王子帶。有靖王室之大功。
視齊桓首止之事爲烈。經乃削而不書。何也。此聖
人以大義規人臣。懲強侯之挾功要上而無禮者。
諸侯世食周祿。分茅胙土。定王夷難。亦職分之常。
豈敢言功。乃挾之以請隧。其意何居。披陽樊。溫原
攢茅之田。以兵加于王畿。視太叔帶殆有甚焉。苟

非襄王代德之言有以折之。事有不可知者。聖人以爲靖王室之功小。而凌君父之罪大。故削而不錄。天下事固有甚焉者。功不足論也。

晉侯夷吾卒

凡僥倖撓取非謂其不可倖成。謂苟不以道。雖得之不能有也。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亡國恒于斯。得國恒于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父死之謂何。又因之以爲利。而天下其誰能說之。重耳用其言。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

實有國我何愛焉夷吾亦用其言夷吾卒得國而重耳流離無所歸重耳竟不以失國怨舅犯然夷吾終以失重耳終以得重耳之辭非以退爲進也忘親圖利寧可不得耳然而得之理存焉夷吾之謀未嘗不巧乃人事雖工竟無如天道何也

君之所以爲君者人義而已人義者各人當身之義非專爲我亦不必利于我也明哲之君不奪人之義以自爲者正所以教人之義也教人以義者正欲人懷義以事其君人人能懷義以事君而我

之爲人君乃實利有臣矣故以仁義誨人臣者非
爲人也乃爲我也所以然者爲彼之臣棄彼之君
以爲我利則爲我之臣亦能棄我以爲人利是以
二心之人君子羞以爲臣不但羞其不義正懼其
不利也狐突不教子貳狐突之義也不令子貳其
君其爲我臣必不肯貳心于我撫而用之非我之
良臣乎晉懷不能以義屬人執而殺之不惟自殺
其執義之臣濫刑失衆心獨不念樹毛偃終天之
恨必報之仇乎是以其身爲刃的也愚甚矣獻公

欲殺重耳非義也然奉獻公之命者則以殺之爲義故曰從君之命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重耳則曰君父之命不較且卒能容之重耳終以伯重耳能容人成殺已之義懷公不能容人守從君之義二者得失天淵成敗亦天淵吾是以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不可不明於義利之辨義者合之難而不睽利者親之易而終敗千古未有能易之者也曹孟德遣關侯漢昭烈遣徐庶皆此義也二君非不欲留二人自利帝王識度政

自不侔世之小人惑于私恩小利拂已則怒合已則喜甚且誘人叛君親薄故舊以求爲已利不知薄厚厚薄理所不載禍福轉盼卒以喪身亡家而不悟者不獨一晉懷也

是歲也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宋襄死于泓之戰是楚爲宋不共戴天之仇成公忘其父仇與楚結好且屈身往朝之臣不臣子不子不獨一魯莊而已

晉文殺懷公于高粱之上懷已君晉以楚公子比

例之法當爲弑然春秋不書者重耳于懷非君臣也申生旣死重耳以次當立夷吾乘危竊國雖易世春秋不與也重耳入晉是有其所有非奪諸懷也故夷吾之父子無所逃于篡而重耳不言弑也公羊乃謂晉之不言出入者爲文公諱悖甚矣君臣之分不論義止論得失亂臣賊子惟患不得耳一得之後便以名分加人有是理乎宋濟王宏雖死理宗雖立理宗終不得以天子臨宏而責其反也後之人乃猶以反不反爲宏訟寃者是長篡之

論何足訓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天王用狄君子猶以爲譏邢與衛爲懿親同受狄禍乃不與衛共圖狄及與狄共伐衛狄旣引去邢師猶留衛不忘邢情理自爾然滅則書名何也甚之也傷心之怨可誅祖宗之妾可念也君子厚自律寧使邢自絕已不可不存親親之義也同姓之不能容安能容人不能容人安能懷天下惜哉文公有有爲之志而量不足宜其所就之小也至于

擅伐滅國得罪王章自有正法與諸侯同之無俟
言矣胡得深罪于衛文而曲說于晉楚非平心之
斷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子成公
鄭立

宋蕩伯姬來逆婦

昏義云敬慎重正而後親之所以成男女之別而
立夫婦之義故婦夙興沐浴俟見質明養見婦于
舅姑以特豚饋厥明舅姑共享婦婦降自阼階以
著代婦見舅姑若是其嚴且慎非苟爲觀美而已

人道之始風化之原家國治亂恒必由之蕩氏世祿重臣禮義之所出國人之所瞻宜惇典禮以爲國紀伯姬自來逆婦失之暱矣暱則瀆瀆則不敬不敬則亂生春秋治人道惟嚴伯姬變禮之始故謹志之穀梁謂婦旣嫁不踰竟其責伯姬甚正婦人能守禮安有自來逆婦之事足補經意

季氏私考莊公女已有杞伯姬矣僖公女亦有一伯姬卒矣安得一公所生而有二伯姬乎故知其爲公族女非公女也季氏此考亦未盡然莊公元

年至僖公二十五年纒五十九年若是桓公之世所生至此猶在七十之內何以知非桓公而定以爲公族女也其所逆之女其爲子婦爲孫婦皆不可知要之公族之女決不見經季氏但務爲新奇耳

宋殺其大夫

左氏無傳公穀所記不同姑闕之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凡奸人舉事未有不假名義圖陳納頓子則陳滅

圖之罪著而楚之執言爲有名然則楚義乎夷狄
據諸侯之上而指揮諸侯圍則圍納則納納頓子
之事小而凌中國之罪大也陳國小而凌弱暴寡
取見圖之辱投楚人以興滅之柄亦何利焉此春
秋所以深惡于諸侯之召侮也

葬衛文公

傳卒葬有錄內行之說夫錄及內行而况於事之
最顯者乎衛文滅同姓此事之最顯者也乃其卒
也書曰書葬則經之無譏于文之葬可知矣然則

時月日之斷將安施焉公羊註以衛宣月葬爲辭
吾未見背王黨鄭之衛宜賢于文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

成

莒慶盟于洮

魯地左傳衛人

平莒于我盟于洮修文公之好且及平也杜云莒慶不書氏未賜族

春秋䟽禮先君旣葬則嗣子成君此文公旣葬成
公不稱爵者釋例曰文公欲平莒于魯未終而薨
故衛子尋父之志魯人由此亦修文公之好此孝
子之至感而人情之所篤故成公雖已免喪至于
此盟會降以在喪自名猶武王伐紂稱太子發故

而書子傅從而釋之曰修文公之好也晉襄
王衰而敗秦師經書晉人衛成既葬而成父志經
書衛子春秋權衡于有父無父之間觀其事而節
取之亦足善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

向

莒地左傳公會莒茲平公寤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我

此鄒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

莒魯之不親二十有五年矣衛爲平之亦睦鄰之
義也既親爲之盟于洮又使其臣爲之盟于向衛

之爲魯厚矣魯欲成衛之意故親屈于莒地莒知魯可平故莒子親來會盟衛知莒魯可平故在喪不再行而使寧速往結其事然則謂公不會大夫者謂大夫不當與諸侯抗耳非謂內有國故外無猜疑大夫必不當奉君命以周旋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郕弗及

郕齊地侵有主者故言人追則

論敵故言師林云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自隱以求兵加我君大夫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齊高厚始送春秋秋惟和莒稱人

齊無故侵鄰是齊人而已矣胡傳謂前稱人以見

弱誘魯後稱師是伏兵邀魯是泥將卑師少之例
然魯前此無固結之信臨事無禦侮之方國君而
効匹夫之急親追深入至于敵境去齊幾何

夏齊人伐我北鄙

此齊人即齊侯也胡傳不亦能從將卑師少之例
惟有付之不言而已

衛人伐齊

勿忘同盟之好衛人有焉以正論之則齊因憎衛
以及魯衛因黨魯以伐齊事有先後意各爲私諸

侯擅征伐春秋無義戰皆罪也胡傳乃謂衛報德以怨助少凌長公兩與之盟是爲黨衛此不可曉夫助少陵長誠爲衛罪然所陵之長非謂武孟乎所助之少非卽孝公乎齊之怨衛當在四公子不當在孝公孝公忘宋衛援立之私旣乘泓之敗以伐宋又與狄人邢人盟以謀衛則所謂報德以怨者衛邪齊邪且孝公何如人也如必引叔孫昭子之不勞謂孝當以大義絕宋衛則孝當先敦叔齊之義猶宜致位武孟之子不然則應讓惠公今孝

既實非其人其所侵伐之事亦全不爲立君則自當就本事論衛平莒魯未有失也齊兩伐魯其意何居孝既忘衛之私德衛自敦魯之同好以交鄰之義言之衛齊之曲直固有在矣康侯必罪衛而與齊是誠何心哉

公子遂如楚乞師

林云乞師始此志中國之屈于夷狄也

至是魯亦忘楚之爲僭爲夷矣來聘則楚重中國乞師則中國重楚至重楚而召陵之意不可復尋矣君子圖天下之事力苟不足寧可無成目前非

無小利而其後不可收拾有甚于圖事之不成者
千乘之國不能自立而俛首蠻夷以求一戰勝之
利所獲幾何一乞之後吾復能抗楚乎積漸之極
至子孫屈身在朝之楚之禍方與魯俱長而伐齊
取穀之利安在邪則又安可不慎其始乎善乎公
子重耳之言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君
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何以報君推而
遠之終不貪得國之利許楚人以不可繼之求而
貽無窮之患重耳不厚許楚子猶之辭秦穆之初

心也大有爲之君其心必有所持之而不變決不肯徼倖成事故惟不得得必伯伯必能昂首伸眉于秦楚之君而無責償負慙之患故晉惠之重賂非不入國也而終不免于韓之辱且天下歸曲焉是以知重耳之不可及也後世如唐資突厥之兵以伐隋而世有戎狄之禍晉藉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千古一揆皆不慎始而急功利之過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楚同姓之國

諸侯滅同姓名楚滅夔何以不名不可名也楚之
罪有大于滅同姓者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是也凡
楚之罪春秋皆不名非不能名其罪非一名之可
盡故隨事輕重布之以著其惡若獨于其滅同姓
名是楚人自相殘害之罪重于陵暴王室宗親叛
王僭號也故滅書滅而已不以族屬待楚夔也諸
侯失地名乃夔子書僭不名何也諸侯失地名其
常也楚滅同姓既應名而不名若名夔子則似乎
予楚而獨疾于夔故不名所以敵楚也事本不同

例難執一胡傳前以爲存夔子之僞而不能通于
虞公則以虞公之公爲非僞于此楚則無說但以
爲待夷狄之體然則何以例爲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傳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而
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

伐宋
圍緡

二十四年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于此又叛楚即
晉宋襄與楚爭伯楚原未敢望宋來朝宋成忘父
之讐而屈身往朝以媚之楚遂以其來朝爲固然
不朝爲有罪圍緡之禍蓋朝楚致之也以媚得伐

足爲小人獻媚之戒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齊孝忘父親楚首盟于齊爲引楚入內之始繼盟于鹿上爲楚人主盟之始又討宋之不盟而負德乘敗以圍其邑其重楚之盟也至矣乃受師喪邑卽楚爲之也楚好安在亦何顏以謝宋襄公魯用楚非是但以齊孝得此足爲一快可爲小人不義媚夷之戒

楚方爭伯肆惡于宋魯又爲之內主導之伐齊楚

因以穀收魯爲有土之君不規天下之大計苟利
已私不顧夷禍假令晉文不起申之會不待楚處
矣

公至自伐齊

至自伐齊非我能伐齊也乞靈于蠻夷也虜懲之
頗不汗顏乎十七年至自會非至自會也釋于齊
也不能固守盟信無故滅項以取見止之辱藉婦
人以求釋告至之日對宗廟羣臣亦云顏之厚矣
凡此兩至皆僨之大耻大辱僨于魯稱賢君謀之

不滅遂至于此故國君不可以輕不義而動此授人以柄者也胡傅公穀必以致爲危之甚無謂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孝公卒弟昭公潘立

齊孝公名昭弟潘實爲昭公古人之無忌諱如此始不可曉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三月葬而葬

左傳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似矣乃同盟之宋視積怨之齊不有問乎葬吊之禮廢于宋襄而存于

齊孝何薄所厚而厚所薄也豈真能不以怨廢禮乎在宋則以畏楚之故而忽之在齊則以伯國之強而媚之彼僖公者又安知有所謂禮邪是故合宋齊兩事以觀魯則以冠裳大國而恩怨交際之間祇以市道行之是非羞惡之心不復存若之何能令人親之重之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傳杞桓公來朝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入杞責無禮也

楚蠻夷也而爭長中國晉亡公子也而思霸諸侯是時晉楚之勢駸駸乎不可嚮邇而魯人猶區區

爲蠻觸之戰不亦悲乎書公子遂帥師入杞以見魯之君若臣無威懷之遠畧非暇論魯杞之是非也

高氏曰杞魯甥舅之國伯姬在焉而陵暴之如此魯人之不義甚矣屬詞謂杞雖先代之後蓋微於滕薛非齊桓城緣陵以遷之幾亡于淮夷豈有資財可以爲禮者其來朝魯將以庇社稷也而魯反以兵入其國魯豈能庇杞者乎此又就事論魯亦當愧死矣

冬楚人

滅陳侯

穆

蔡侯

莊

鄭伯

文

許男

僖

圍宋

左傳

冬楚

子及諸侯圍宋此事正可與齊桓北杏之會反觀

下曰圍若上稱楚人則楚人非諸侯也猾夏者也
上稱楚人下目四君則四君非諸侯也從猾夏者
也羣中國之諸侯從蠻夷以猾夏則陳鄭蔡許皆
楚矣未幾魯亦往盟又始得曹而新婚于衛是天
下皆楚也爾時天下諸侯未必以圍宋爲是但皆
脇息無敢動追究致禍之原誰實尸之始之內楚
也豈不欲少有一日之利浸尋至此欲復使其爲

召陵以前之楚何可得也千丈之堤潰于蟻穴雖
或悔之其有及乎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至盟何人于宋何事楚禍遂至此乎魯乞楚師自
不得不往悔亦晚矣嗟夫同一侯服也桓起歸桓
桓死歸楚文起歸晉吾是以謂諸侯皆人役也

據左傳則宋圍未解此特盟于宋耳宋必不與盟
彼宋如與盟楚無再圍宋之理晉亦無城濮之戰
矣傳傳乃謂宋方被圍無嫌于與盟是教宋即楚

怨矣不可從有死不渝可以與盟爲無嫌乎諸侯不序隴之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傳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

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

楚處橫極晉文始起而治之再言晉侯以晉侯正曹衛也穀梁謂再稱晉侯忌也非也曹附楚而衛結新婚可謂無罪乎晉去楚師尚遠而曹衛近無不先治其黨之理胡傳謂衛已請盟而晉弗之許衛雖請盟非能心服姑爲觀望耳晉人弗許灼見

其情矣晉待曹衛後事不免過甚此時伯主之畧
未可厚非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左傳公子買戍衛楚人敗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

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魯衛結同盟之好齊人伐魯衛爲魯伐齊衛受晉
兵魯安得不爲之戍以同禦晉當日之事使晉兵
以義晉執有名魯爲之請罪可也使晉怒不解晉
暴有加魯與之併力共患可也今未聞一矢相加
遺聞風遽殺其所戍之人其謂同盟之義何公子

買受君之命惟力是視在此行矣無救于衛何取于成使若無所恃賴于臣不得已而負衛以求苟免誰使爲之故書不卒成以著其罪或曰晉伐衛治楚黨也今又罪買不卒成乎曰不然各成其義而已季路曰使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是其義也于時晉侯苟能宣之以王命申之以大義播之以文告魯人自當偕衛助成義旅今晉文雖有剪楚之志義聲未布魯衛雖小固守盟信戮力同心未可易輕也乃首鼠兩端臣不肯

豈其力君不能終其好長晉侮而失衛心兩無當
焉魯之世爲天下輕豈足怪邪

楚人救衛

胡傳謂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更不可曉胡傳
之所以罪晉者不過謂衛請盟不許耳夫衛實能
盟晉則當絕楚以示信絕楚盟晉則楚人當怨之
必無往救之理衛既失之于楚而又不能得之于
晉如此則爲已甚誠可罪也今晉伐而楚救是衛
黨楚之實晉又何譏焉

楚人救衛此晉楚分諸侯之始晉雖能一戰勝楚
取威定伯然終不能繼楚浸尋至于盟宋會申楚
之罪終晉之世不可問矣何也凡王者之師必義
聲先路有征而無戰非屈其力也故齊桓治楚先
之以訓詞苞茅之詰一出楚人之氣隨沮召陵之
戰非不戰也楚自不敢戰也晉文以詐力圖諸侯
兵加于曹衛而曹衛不肯服罪楚人亦自處于分
災恤患之義而以救爲名此特可力相角皆無足
觀楚雖暫屈然驚伏而終不肯下者蓋楚成視晉

文有玩心矣故齊桓之服楚易而晉文之服楚難
相機之地不同也春秋書楚救非予楚也晉之師
自可令楚救耳故春秋本其實書之諸家泥于凡
救未有不善之說而不能暢其義徒謂甚晉之罪
晉楚兩不服矣

三月丙午晉侯

文

入曹執曹伯

共

昇宋人

曹背華即楚不爲無罪剪曹以治楚之黨不爲無
名文公苟爲伯討則陳蔡許鄭皆在所治廓清之
績過齊桓矣顧以夙怨兵曹非所以爲名也執曹

伯昇宋人非所以爲法也是爲晉侯而已矣去宋
襄幾何於時諸侯之中有能起而救曹人未有是
晉而非諸侯者也以此推之則知春秋書楚人救
衛之旨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

地衛

城濮一戰視召陵爲烈雖待曹衛過甚然事在制
楚而已胡傳不深惟大義顧與呼楚較曲直論書
法歸主戰以明道正誼之說施于楚勢猖狂之日

是晉文謫楚之罪重于楚人猶夏也及者我爲主
楚橫行中國莫敢與敵敵楚自此始故言及所以
神中國也胡傳又謂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
意也此何言也豈必欲舞干羽以格楚然後爲王
者之事乎是役也齊秦皆以師從獨宋公親在而
不書者發縱在晉宋公不親與戰歟陳蔡從楚不
書杜以爲楚人耻敗告詞畧是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夫子書楚之國事始此夫子書楚事亦止書其侵

伐會盟有關於中國者以著其僭可矣至其本國之刑賞楚人之私也何及焉曰是蓋以王章臨之治之以諸侯之法也楚雖強未嘗不可以王法治之然而使之至于不可治者中國之罪也諸家泥胡傳書殺不去官之說而忘楚之爲中國患皆所謂助敵自攻者非邪

晉楚之是非具矣而人臣之謀國則亦有可言者從來國家之事數十年經營之而不足一人敗之而有餘于時楚之伯業成矣雖晉文起而與之角

然楚子人居于申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所謂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荀子玉不違命歛威養銳晉必
不敢迨楚求戰而楚之勢在也乃不勝褊憤之私
以國事仇倖一戰而敗數十年垂成之伯業頽喪
無餘所謂數十年經營之而不足一人喪之而有
餘者子玉之謂也吾因是而深感于國家狼戾之
臣

衛侯出奔楚

左傳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襄牛聞楚師敗懼

出奔楚

衛侯之從楚非也然亦衛之臣爲之也人自爲利
出其君以圖說于晉使其君窮蹙奔楚義何居焉
故衛侯不書名罪衛臣之賣君以求容者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

文齊侯

宋公

成

蔡侯

莊

鄭伯

文

衛子武

莒子盟于踐土

鄭地

左傳

蘇俘于王

王策

策

以出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楚兵新敗、晉勢初興、大會中國之諸侯、諸侯之意
向在晉、王子虎要言于王庭、而危詞以動之、夫然
後晉文敗其邪志、而諸侯息其危疑、此一盟也、所

闕于人心向背天下安危不細則王子虎之力也
故葵邱之會齊桓公用之以崇天子踐土之盟王
子虎用之以定諸侯

敗楚之後諸侯惕息天下震動苟欲改步諸侯誰
是能執節守義者襄王及其謀之未立而往勞焉
申之以天子之名輔之以諸侯之衆晉雖有強臣
悍卒亦相視顧忌而莫敢爲異于是受楚之俘而
策晉之命德謙而體尊所以收拾夫未潰之防以
與晉終始無虞者此行之力也不然撫機不發坐

待晉朝苟晉朝不至形迹一隙而天下事不可知
王子虎要言以維持始終蓋有以知此矣故踐土
之役雖事微失體非得已也穀梁謂諱會天王未
知應變之權也

陳侯如會

以迹觀之蔡侯與盟陳侯如會皆儼然中國之諸
侯也以實論之則陳蔡者皆附楚而戰城濮者也
戰則戰盟則盟會則會惟意之所欲而可以爲美
乎且天子在焉蔡侯不請罪陳侯無後誅則王章

猶未舉也故霸國之政不足以風動天下兵威雖立而鼓舞不神大率如此也

公朝于王所

林云昔朝王始此

諸侯朝王王復有諸侯矣楚焰稍息冠帶之倫猶不淪沒所謂因事爲功雖下勞非體王所非地君子猶取乎爾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左傳或說元咺

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六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

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殺之元咺出奔晉

天王勞于踐土諸侯同盟叔武與焉衛之是非定矣晉文于斯時明正衛侯從楚之罪請于天王告于侯國絕而棄之改立叔武不亦可乎奈何又許復衛侯衛侯歸而叔武死矣叔武雖無利國之心而處嫌疑之地叔武之死晉人殺之也衛侯歸叔武死元咺出衛國再亂春秋謹書之所以深罪晉人也衛侯出不名而歸名出者臣逐之也春秋不以臣加于君故不名所以存君也歸而名之以見其爲失國之君爾此又春秋就事而權衡之胡傳

謂名者殺叔武也殺叔武誠罪然因臣以名其君則春秋無此法矣以叔武之賢不免于疑而見殺人臣冒不韙之迹以効忠于其君自古難之悲夫

陳侯欵卒

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陳欵四同盟又新附晉魯必無不會葬之理然而不書者是春秋削之也引楚入內實自欵始欵蓋天下之大罪人也欵之罪非一削葬所能盡惟是天下之所共棄春秋亦棄之而已矣

秋杞伯姬來

姬莊公女僖莊公子親情不薄杞子來朝而謂其
不共伐其國入其都今姬復來寧後年又來求婦
是杞不敢怨魯而委曲親就之如此僖豈能獨安
于心而對伯姬畧無作色乎人之無良未有如僖
之甚者此與怒止季姬使鄆子來朝之事正同皆
出天理人情之外胡傳猶以擇壻之說爲僖之鍾
愛其女也不亦遠乎

公子遂如齊

張氏曰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

取執之憾解中國貴于伯權之立如此邵子所謂
功之首也語盡魯僖之情矣

冬公會晉侯

文齊侯

昭宋公

成蔡侯

莊鄭伯

文陳子

共芑子邾子秦人于溫

畿內地二十五年王以溫與晉則晉封內矣左傳
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執衛
侯歸之手京師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
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
于河陽言非其地也

天王狩于河陽

溫

勞于踐土天子自爲之狩于河陽則晉文爲之河陽之狩欲以文踐土之行襄固不得不爾而實未之深思也斯時策命已頒人心已定晉雖有他志不敢動矣惜乎可以不往而必往何以操縱諸侯乎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蓋深爲天子惜而重惡晉文也胡傳取唆助之言曲爲晉解陸燦駿之是也方岳咸萃天威下襲萬衆屬目臣主俱慙雖諱言于狩亦誰與欺之而誰爲諱之廬陵李氏謂此非

講武之狩蓋設巡狩之禮以爲詞也更非天王巡狩乃不之諸侯之國之河陽乎所狩者誰也而可以爲詞邪

壬申公朝于王所

書曰非會之日也會而後狩狩而後朝猶若有敬共以待天子之至者聊以存王之體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天子在而晉衛相執其謂天子何襄王曰君臣無獄君臣獄父子將獄爲臣弑君將安庸刑余何私

于衛侯蓋亦有所不堪于心而以是折悍侯之氣耳晉人所以終嚙嚙而不敢肆醫衍之謀雖毒而天子之法不可干矣河陽之行不遂至委轡而制命于強侯者賴有此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以傷心之怨遂生不臣之心挾晉之力以贊其君舉念一差自絕于義惜哉

諸侯遂圍許

諸侯再會天子再臨而許終不至楚禍之申于人

成鋼疾矣此圍不可已也

晉文一年經營中國始覺生色然亦以踐土結成
濮之局故氣舒神暢而益威耳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諸侯圍許辭天子矣曹伯于是乎始歸是晉文自
爲之也視齊桓之專封得失又何如胡傳不罪晉
文之擅廢置但責曹伯之行賂失地之君自應名
豈以行賂之故邪

一年之內三書復歸皆晉文爲之也衛侯鄭自楚

復歸則無夷夏矣衛元咺自晉復歸則無君臣矣
曹伯襄復歸則無天子矣凡此皆大節目大刑賞
晉文皆肆意恣行而無忌憚王室蓋岌岌乎殆哉
是故伯一也齊桓行之王靈爲之一振晉文繼之
王靈爲之一衰非聖人筆之于經人且侈晉文之
功而忘其罪亦孰知桓文之霄壤乎春秋成而亂
臣賊子懼如晉文者常有天威咫尺之歉而很戾
不馴之氣默有所制而不敢發誰有震主之功不
得以藉口狂行耳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杜云東夷國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

雒陽城內地左傳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膏塗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尋

謀伐鄭也

盟者何也固信也諸侯懼貳則有尋盟天子則何盟之有翟泉之盟不亦異乎諸侯能王安所賴盟諸侯不王豈盟可結當日天子雖微猶得提空名托于諸侯之上是以單父會而不盟首止盟而殊

王世子凡以示王朝大體無敢干焉今諸侯之大夫近在內地卽能修覲天子亦已僭諸侯而襄典制乃王人反下與之盟汲汲焉若恐失之自一盟之後天子諸侯且爲等夷之國而來享來王之誼蕩然無復存矣故春秋深刺其事沒公不書而貶內外之與盟者

晉侯雖受策命而河陽召王狐偃要盟其心蓋未肯順承王室每欲屈王之體以自尊大苟非踐土之役天子身親勞臨之王子虎綏定諸侯晉人不

知作何狀所以然者晉謀未立而天王親頒策命則不得不受既受而大分已昭雖有強臣悍卒無敢生心是故河陽踐土驕蹇則有之而終不敢不謂周天子爲共主也吾是謂襄王能應機而王子虎有大功于王室也

秋大雨雹

大雨雹異也胡傳必坐以季氏專權所謂無稽之言也公羊註更妄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衛侯未歸而稱國以殺衛有君之詞與尋常相殺者不同故不

稱人且匪宜伏風討也

其大夫者其君之大夫也于時衛之君臣以力相競臣入則君出君入則臣出幾不復有名分矣故書其大夫以存君臣之防也此與書樂盈不同者盈之罪易見而咺之君臣介乎是非之間也然則殺之者是乎阻不殺衛侯不可得而入也此時君

爲重大夫爲輕且殺其據國叛君者與尋常專殺大夫者不同殺之是也胡傳謂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不知此非所以施于君臣爭國之時也

及公子瑕

公子適也

左傳謂咺立公子瑕稱公子箋義謂不與君之是也劉敞謂咺如實立瑕當書衛殺其公子瑕及其大夫元咺以正其君臣之名無爲先咺以及瑕不知衛事在元咺瑕雖立非首惡也瑕之事畧與剽同然書與剽異者剽殺于甯喜瑕殺于衛侯故也

不與陳佗同者取爲人所立非身爲絨立者也

元暉衛之良臣也或訴元暉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不察而殺之暉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公不悟竟殺叔武而暉之心傷遂變而訟君矣嗟乎暉能忍于子而不能忍于叔武以陷于大逆可傷也叔武之死寃也然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之何爲暉之計者委身而去爲大叔儀可也乃不勝憤恨之心將以求直君臣之際直可求乎王敬則李懷光初皆忠臣也求忠不獲逼而爲逆天

下亦孰能說之後世之爲人君者不可不念三臣
後世之爲人臣者不可不懲三臣

衛侯鄭歸于衛

先言復歸今止言歸復歸者既失再得歸者原未
有失出入之恒詞耳衛侯出奔楚是爲失國復其
位而歸故曰復歸其後雖爲晉執然王不允晉討
則其位未絕雖在京師猶是衛君故從恒詞言歸

晉人

秦人

穆

圍鄭

左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鄭使蠲之武

見秦伯秦伯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晉侯亦去之

成天下之事必有容天下之量記過復怨未有能
濟者也故國君而讐匹夫寺人披猶能言之况與
國乎曹鄭衛得罪亡公子耳文公記舊怨于風塵
之中不亦細乎且晉魯許鄭爲衛雍之盟矣盟于
踐土會于溫鄭伯咸與焉口血未乾兩大國之師
已在城下又誰敢信之晉文始得志而惟私怨是
尋怨曹則曹伯執曹田分怨衛則衛之君臣亂兄
弟殘怨鄭則圍鄭而原野暴骨故晉之伯者幸也
秦始與晉同爲侮弱之師繼又私與鄭盟而棄去

信與義兩失之秦晉之怨自此始

城濮踐土朝王所是王之所以藉伯也
勢衛侯圍鄆分曹田是伯之所以無王也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魯宰周公林云魯始聘周聘晉

胡傅夷周室於列國大不共是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左傳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

晉侯以亡公子之怨積怒于曹曹伯雖復位然奪

其田以畀諸侯則又甚矣齊桓城衛城邢君子猶不與其專封况專削乎此不但曹有失地之悲亦諸侯狐兔之嗟也乃晉方懸其田以爲餌諸侯亦享其利爲有德可嘆也或謂濟西吾故田也取之不亦可乎夫吾田之淪于曹者幾世矣前此不能治而必仰煦沫于晉人之手分田者不獨一魯豈盡故地邪春秋治大法舉一魯以概諸侯故以爲病也貪小利而忘同好弗思之甚矣神龍無欲故不可羈以千乘之國而望私德于人其爲晉鞭箠

使不亦宜乎

公子遂如晉

左傳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四月非時也卜郊非禮也禮不卜常祀違時而卜卜之不從而至于四亦何益焉書之所以志不共也若魯不當郊人知之矣姜鳳阿引西亭辯疑謂魯郊自僖公始殊未然晉文挾震主之威魯不能得之于請隧魯乃敢僭郊天乎若果始于僖此何等事而經不書以初獻六羽例之不當書初用郊

乎曰四卜郊非初郊也

猶三望

公羊云三望泰山河海

猶者可以已之詞也不郊而望廢重舉輕故曰猶假令郊而望則無譏矣又猶者不如彼而猶如此使魯舊原無郊何猶之有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婚姻重事而婦人求之非禮也莠伯姬逆婦杞伯姬求婦皆以私昵爲之而昏禮日輕矣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

左傳狄圍衛
衛遷于帝邱

衛人不競晉不恤諸侯狄人亂華俱可知矣蕞爾
之國一遷再遷可爲常乎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女公卒穆
公蒞立

陳蔡許皆從夷者也雖失方岳之職然逼近楚地
苟爲自存之計不得已而爲之君子猶或哀其情
焉故會盟則許之不忍絕之于中國也如鄭者歷

世作逆甘心附楚非三國比也而捷又甚焉泓之戰鄭伯以二夫人勞楚子于柯澤楚子入享夜出文芊又送于軍是何舉動也并以二女薦巾櫛如鄭捷者人心盡亡矣

衛人侵狄

左傳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秋衛人及狄盟

衛文承狄難之後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卒以與衛成公墮其業可恨也不能張皇義旅剪小醜以靖中國但乘狄亂而侵之遽與狄盟此其志以苟且

免于狄患斯已矣自棄者不可與有爲其衛成之
謂乎故書及狄盟以懲諸侯之無志而失職者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子襄立

伯者擅天子拂天子而名義足以壓之故天子諸
侯皆屈于名義而莫敢不從以其竊天子之權故
可罪以其不敢有取天下之心故可貴夫子曰一
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蓋實有取焉至于重耳
則此義漸滅幾盡矣請隨有易代之心召王示不
臣之漸雖有城濮之功然以楚易楚晉患方大其

所以不能濟者則踐土之會天子自勞有以陰消其强悍之氣又以殘暴小國執人之君分人之田亂人之君臣大失天下心故盟不足以固鄭而力不足以服許雖諸侯莫敢不附而氣亦消沮重耳之伯伯之蠹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師襲鄭鄭商人絃高泄其謀鄭人

知備秦師滅滑而還

秦穆公伯之賢者也惜哉違老成人之言而有此舉也一失機于納王再失聽于襲鄭足爲千古之

根傳言滅經言入則非滅也諸說謂不有其地故
書入非也滑如實滅如下陽者雖不有其地可不
謂之滅乎滅自滑言入自秦言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斂滅文仲言于公曰國

子爲政齊猶有禮者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術也滅文仲以君朝齊非是其謂服于有禮則是故禮之可以爲國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左傳穀梁稱秦師公羊秦

下無師字胡傳從公羊林云秦晉七年之二年之爭始于殽而終于十三國之伐

秦穆公有德于文甚于楚文之于楚也猶避三舍

以報其德秦師不及晉而襲其師執其帥不亦甚乎及秦師之未逮請鄭之罪以伐其謀則鄭可無襲滑可無入秦晉可無戰義聲可以攝強秦而懷小國二國之好自在也計不出此而忘喪背殞墨衰從戎何爲者邪貪一日之利棄百年之好王官之役得不償失適足以強秦而自侮耳晉人寡恩不獨惠懷父子爲然也

癸巳葬晉文公

晉文謫而不正秦穆楚成皆以英王而失其謀真

奸人之傑出者天王出居于鄭秦伯師于河上將
綱王此亦取威定伯之大窾係不知何以爲晉所
欺而還師遂以失伯晉獨取之伯業定焉故能大
有爲於天下者必具天下之大識而赴天下之大
機漢獻播遷袁本初以小不便失大事會爲曹孟
德所先而成敗分古今一揆也

狄侵齊

狄橫行中土邢衛齊晉鄭魯無不受其侮而終莫
之剪滅按文七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

子使因賈季間鄆舒且讓之然則所謂狄者卽赤狄潞氏諸種也當在晉之北鄙山川險阻馳驅非易不知何以犯中國若是之易中國禦之若是之難殆不可曉

公伐邾取訾婁

左傳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魚門之耻誠不可忘然安富尊榮亦必有道訾婁之取暴易暴去邾幾何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家氏曰齊桓之役宋楚爭伯魯乘之以伐邾歲至

于再今晉文方沒秦晉交兵魯又乘之而伐邾歲至于再乘伯國之多事而陵侮小國春秋備書所以貶也

晉人敗狄于箕

獲白狄子晉先軫死焉

敗狄敗箕皆詐戰也胡傳何以無譏

冬十月公如齊

左傳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汪氏曰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以三公冢宰之重下聘于魯非常之禮也倍公不能入覲京師而使公

子遂報聘又以二事出今齊侯使國歸父來聘不
過交鄰之常禮命大夫往答其勤斯可矣顧乃躬
往朝之于其所厚者薄于其所薄者厚失之遠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僖歷年最久齊桓晉文皆以身終始之而漠然無
所動于心也以周公之子孫奔走于伯主而不厭
其煩仰息于亡命之公子而不以爲耻有千乘之
魯而無衛文之志顧得稱賢君者三十年之內國
家無大兵革立闕官復泮宮牧墾野猶有禮樂修

明之意焉然事不書于春秋則其所謂賢者猶非
聖人所期于僖公者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胡傳云哀公問于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
爲記之也曰此言可以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
梅冬實天失其道則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乎哀
公欲去三桓張公室間社于宰我宰我對以使民
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
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能處變

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康
侯此言似是而非也宰我所論者專主于殺夫子
所論者時也冬宜殺而不殺故爲異則春夏宜長
養而不長養亦當爲異故曰此言可以殺也非使
民戰栗之謂也春生秋殺天道也命德討罪君道
也聖賢立言之不同以此君子察于此而仁義之
道思過半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傳討其
貳于楚也

諸侯會盟而許不至諸侯朝王而許不至許之叛

華卽夷不可不治晉襄繼父之業而首治之是矣
然書人何也凡所責于許者爲其叛王非叛晉也
晉之所以伐許者非爲王也許雖有罪晉襄不足
以治之書曰晉人治許并治晉也故曰春秋不以
名義假人